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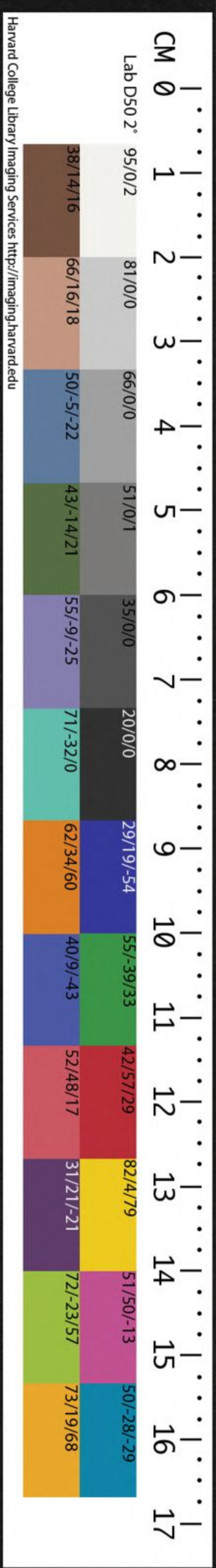
T856/1388 71

LIBRARY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68

離婁 上下  
萬章 上下

孟子說約

利









微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呂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差分厘聲乃調勻

序試觀今之君亦有不忍人之仁心萌于中不忍人之仁聞著于外而當時之民不實被其澤不可為法于後世者由其不行先王之仁政之道也此所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大全問孟子謂齊宣是心足以王今曰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仁心不足恃而先王之道豈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制產云者則可以至耳非為專充此心而直可以王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撮語最密者眼

序故曰徒有善意則恩無實事不足以為政而治天下徒有成法則事為虛交不能以自行而單王恩是則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達之仁政也○此摭上兩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徒善句徒法句陪說不可云徒善不足以為政猶徒法不能以自行如此似譬喻了○章內故曰者從上而斷說非古語也○孟子他處論政重心此章論政重法法者心之寄也無法將何處用吾心乎心與法離不得

纂存疑徒善既不足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稱頌王嗣云所行不愆過不遺忘惟其循用舊典以此觀之先王之法咸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咸具條故遵之而不遺忘若遵先王之法舉行仁政而猶有愆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決未之有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大全蔡氏曰以上皆反言不行先王之道不可

以平治天下此節承上正言遵先王之法而無愆忘之過纂大全先王之法遵之無過而知古聖人立法以及天下其神真無窮也聖人既盡天力焉凡所以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此手聖人之身而巳又制為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續之以為方員平直使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盡天力焉凡所以為五音者已得之矣然此制為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盡夫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者已得之矣然此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徧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覆庇之無不被其澤者矣○此節原聖人立法之善而見其當遵也提出聖人見得古來所從之仁政皆自聖人制出所以後世不可不遵耳○聖人即上先王聖人二字貫一節既竭目力竭耳力此與離婁師曠用法者不同此方上古創制立法之聖人○耳目言力心思耳目之視聽以及而心之官則思也○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此言立法

纂序聖人法度既為天下後世之為政者此止為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為高必然而丘陵為下必然因川澤為丘陵川澤乃高下已成之形也因之有功而為之有道也然則先王之道乃仁政已成之法亦必因之有功而為之乃有道也若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是猶可謂之智而明于為政者乎其矣○政之不遵也○上言遵先王之法無過此申明先王之法無過而見其當因而不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滄沓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假本

樂音

洛

假本

樂音

洛

假本

樂音

洛



因者所以為不智也。○可謂智者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困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困字即避字。意纂淺說為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仁政。而為仁者。則澤生民。法後世。其責無虧。宏在高位。若不仁而在高位。是播虐于眾。而天下皆受其禍矣。○是以二字。領上遵先王。亦宏在高位。有臣民皆被其化意。上句不甚重。只為不仁句引起。○此三節是專責為君。而不能行仁政者。

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處也。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也。凡物必用之。而後信。無道撓則道離。人所本有。然以不用。則玩視而朝不信道。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工不信度。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汎常。肆意妄行。于各犯義。而無顧忌。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汎常。作奸作惡。而于犯刑憲。是皆相因之勢。而見本則在于上之不行。以播下。衆如此。此其國必亡。而不亡者。僥倖而已。○上無道揆。此言不仁。而在高位。此句垂下五句。皆播虐于衆之實。朝不信道。三句以心之。及法言。君子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上指君。朝指朝廷。君子與小人。指百官。小人指民。○道是理之當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邪。無法也。下文義即道。度即法。而刑亦法度中事。○以義理揆度事物。即以仁心行仁政也。纂存疑不仁之禍。如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不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不富。非國之害也。惟是上不知

禮無以教民。則下無學。易與為亂。無良之賊民。由是並興。而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乃為大災害也。然則為君者。其可不行仁政乎。○此節申明上節。乃其播惡之意。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當強。故言此以儆之。

增淺說。然不特為君者當以此自責。即臣亦當以此責。自任而輔其君也。詩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以急匡救之。詩戒同列如此。○此下四節。是專責為臣。而不能輔君行仁政。序夫詩所謂泄泄。猶時語所謂沓沓也。○遠說自其詞。而視之泄泄。一詞也。沓沓。又一詞也。不可以言同。自其意而視之。則泄泄。此意。沓沓。亦此意也。不可以言異。○大矣蔡氏曰。泄泄。猶沓沓。不徒訓字。正是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誤事之非。

序泄泄。猶沓沓矣。不即泄泄之寔言。之所謂猶沓沓者。未明也。試言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今不輔以發政施仁。是事君無義。持身有當。循之。禮。今進不能陳力。就死。而不能止。是進退無禮。至其言。則非毀先王之遺訓。不可行。全是因循容悅。無休國盡忠之誠。此及詩。人所謂泄泄。而吾之所謂猶沓沓也。○麟士按。上言泄泄。猶沓沓。已相見。此事。君三句。此三句。已畫出一個。意緩悅從。畫出一個。泄泄。故帶口結之曰。猶沓沓也。蓋猶沓沓。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寔。猶沓沓者。也。○註意。緩悅從。四字。最妙。虛齋曰。此節務要以下文來反証。亦在此四字看出。○以下文反証。本文則下文。理亦動矣。故曰。字方有力也。

蔡大。全泄泄沓沓如此。君何以是。臣為乎。故曰。人臣先立大志。以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宏在高位。不仁而行先王之道。○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興喪無日矣。○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格度也。法制度也。道義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宏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故曰。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成。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之。成。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而責以極難到之事于其君非過也  
正以堯舜望他而尊之之至謂之恭開陳善道使其曉然知正理  
之所在而所謂邪者無有可乘之罅此不敢矯拂君心而逆閉之  
而謹始端本兢兢匡救謂之敬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言  
或謂君為中本而不能以致大治於是薰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  
仁義謂之賊害其君者矣此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  
仁政而非君臣同心亦不能有成也世其勉之哉

全旨給○此章見為治不可不仁意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  
末二節欲人鑒幽厲之不仁中引孔子一段見出于堯舜即入于  
幽厲無中立之處可容托足也

序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仁民曰凡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  
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以加  
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  
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殺常變惟聖人之生知最精安行盡  
善都合夫天理人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大全蔡氏曰此以  
法之至者形容倫之至至字勿作高遠看惟盡故至見不可移易  
增減令天下萬世之人倫都可以為準則也

序人倫莫大于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為君而盡乎君之道欲  
為臣而盡乎臣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無有他也蓋堯舜之  
為君為臣者道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以帝堯  
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  
是不以虞民待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麟士按人倫

兼五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于當時之君雖臣猶是伴說  
也規末二節可見○按臣原以輔君為治為其道即法舜亦法其  
為堯治其民耳

序孔子嘗曰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由此言觀之堯舜之  
外別無君臣之道不法堯舜即人于不仁矣豈容中立者哉○道  
只有一個仁安得有二所謂二者猶云此兩條路耳要見得仁之  
外便是不仁更無別路可躲閃也仁與不仁在孔子口氣中泛就  
天理人欲說君臣意補在後

纂淺說為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何可言耶不仁而暴其  
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  
削且於其身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謚名之曰幽厲雖有孝  
子慈孫愛其祖宗之甚百世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至此○麟士  
按謚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

序詩云殷之鑒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  
也鑒幽厲之不仁以法堯舜之仁乃克盡君道也哉○麟士按詩  
朱註蕩為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詞然周鑒之在  
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謂幽厲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從引  
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便無謂

全旨合參○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至於庶  
人却以國為主提醒世主全在惡死亡三字因其所惡而進之以  
勉仁也

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  
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  
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孟子曰規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  
欲為君盡君道  
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  
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  
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論  
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  
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  
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刑孟子微當時之不仁者曰吾嘗歷現三代其始之得天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蓋得失之

閑于仁不仁如此序不但天下也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其以仁不仁亦有如三代

然者○興不止存廢未至亡○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天子不仁便不能保其四海諸侯不

仁便不能保其社稷卿大夫不仁便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不仁

便不能保其四體○此承上章之意○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

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

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切意

全旨合參○此為當世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故以三反求

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次節行字皆字正示以反求工夫工夫既

盡則自有正身之化因援詩以証之引詩重自字與已字相應

慕達說孟子勉世主反已曰御人之道在下盡已如我愛人其所

親者也而人不親我此我仁猶未至耶則反其仁如我治人其所

統治者也而人不順治此我治猶未足耶則反其智如我禮人其

所敬者也而人不答我此我敬猶未恭耶則反其敬○愛禮易時

治人是立個紀綱以整理人不治即人不就吾紀綱反其智者謂

必知有未明故處有未當也三人字俱指臣民三自反是愈加誠

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或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

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

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聲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洽乎四海巨室世臣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意蓋如此

纂溪說不特此也凡于所行事事物物之間或有窒碍不得其所

欲者皆反而求諸在己惟恐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如此則自修

詳密而其身正矣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

心雖天下之大服而歸之豈特一家一國之人如我親我治我答

而已哉○大金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

反諸己添個皆字

刑詩云人能常言合乎天理則天降多福皆自求之者然則天下

之歸皆由身正天豈僥致欤有人之責者其反已自勉而可矣○

永是無間斷意反求正是配命之率皆反求正是永言天下歸正

是多福其身止而天下歸正是自求

全旨合參○此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立言只重家之本

在身一句蓋身乃由家及國及天下之根本孟子欲揭此本以示

新本

承上章下字無推字說兩字為是去聲







要也。耻受命而自強，不耻受命似順天而非也。自強，回天爲貴。順也。蓋天善理勢，受命順天之當然，自強順理之當然。此通章上下

關合處。篡天全誠如耻之，則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修其德。師文王以修其德，則國大者所乘之勢稍易，大約不過五年。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七年。必然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役，以爲攻于天下矣。○趙註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餘千里，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次之，故七年。○按此大國不是上所師之大國，乃大國而弱爲人役者，註大國反爲吾役，則所師之大國也。○逆天既有

所不可受命，又有所不甘，兩路逼出，向爲仁一邊。序文王之事，何如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上帝既命于周，則凡其子孫，維于我周是臣服矣。維臣服于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故今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于我周之京師焉。孔子讀此詩，面嘆曰：我周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遇仁，但有歸心，效順而已。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爲衆也。夫國君誠好修德以行，天下尊親之，無與之敵。此理勢必然，復何疑焉。○蒙引國君仁二句，只做孔子說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說當時故也。○集註云：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云云。○大全蔡氏曰：此正明王爲政于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字是主，大德大賢，與王若正係于此。

序今也耻爲大國所役，欲無敵于天下，而不師文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乎。今而後亦盡人，以俟天，勉爲賢德，而可矣。

全旨合泰。○通章重自取二字。首節言不仁者必有敗亡之禍，下明其出於自取也。自取意，首節已含而未露，中引孺子歌及孔子咏嘆，以發明之。四節詳自取之寔，末又引書以証之。總是喚醒當時之迷，句句是不可與言，却句句悚他聽言。

篡天全孟子微當時不仁者曰：八君有其國家，而欲長保治，莫貴于聽言。若不仁者，私欲蔽障，喪失本心，而可告以忠言也哉。但見其顛倒迷謬，以危爲安，以蓄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而恣爲之以卒至敗亡已耳。不可言之禍，如此使不仁而可與言，則是感悟有枕，挽救有路，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天下豈有安危利害蓄樂亡之人，據其作爲，却俱是蓄與危亡的道理。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主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兒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耻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蓄與災同。

孟子 卷之四







劇民歸仁之切如此。而况乎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本欲淵以畏獮之故。益避而趨于淵。是為淵。鰈魚者獮也。爵本欲叢以畏鷓之故。益避而趨于叢。是為叢。鷓者鷓也。民本欲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避而趨于湯武。是為湯武。民者桀與紂也。其矣。仁之勝不仁也。歸仁之心。非因。而始有。乃因。而益切。此二節。是又將得民心以得天下之緣故。說極明透。以為下鼓動。今天下張本。

纂象引今天下之君。使有好仁者出焉。與聚勿施。有如湯武。則諸侯之不仁者。皆為之。以歸之矣。民既來歸。斯得天下。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有所離。但戰國時。七雄之民。多是離心者。情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今天下三字有味。亦見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之意。

纂大全好仁固必致王。但今之欲王者。富強虐政。憔悴其民者。已久。在乎仁心仁政以救之。猶七年之病。其病根深矣。在于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苟為不畜。即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亡矣。然則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則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矣。○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喻行仁當急也。時講多用深仁厚澤字。不知不重深。只重急也。○志非空志。有奮然為仁意。

序詩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于陷溺而已。此即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豈但王不可得哉。有國者其當惕然。微省矣。○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全旨參翼註。○此章總為暴棄仁義者。警重二字。註言道本固有人。自失之是也。人之安宅。人之正路。二人之字。正見得。乃人所自有。所以失之。為可哀也。

纂序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焉。乃世有一等自家暴棄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為。導示也。有一等自家棄絕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為磨厲也。如禮義至美。乃不知其為美。而言則非毀之。則雖與之言。彼必垂。而拒之。以不信。所謂自暴如此也。仁義在身。乃謂吾身不能居之。由之。則雖與之。為彼必因循而絕之。以不行。所以謂自棄如此也。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為也。○語類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者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者之所為。○禮義猶言道理。仁義乃實落字。故下只申言仁義。

序抑知仁與義。固甚切。于仁者。乎仁為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至安穩之宅也。義為天理之密。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極。是至正大之路也。○安宅正路。勿作喻言。安宅。是于天理上存心。安身。自是安。與從欲。則危。相反。正路。是于天理上存心。安身。自是安。與從欲。則危。相反。俱以性之德。言勿分內外。提出一人字。正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安宅二句。重看見人。自家的。美德。自家的。良能。原暴棄不得的。

以歸乎此。以其所。故為淵。鰈魚者獮也。為叢。欲之。在乎此也。

鷓者鷓也。民本欲湯武以畏桀與紂也。為去聲。鰈。鰈音。鷓。鷓音。

與驅同。獮音。鷓音。與雀同。鷓音。延反。○淵深。水也。獮。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今天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以歸之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大詩。雅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下愚之不移也。

叢音

鷓音

九音

艾音

夫音

八音

相如

治平



序安宅則人所必當居乃自有安宅自曠之而弗居正路則人所必當由乃自有正路自舍之而不由銅蔽之深良心喪失哀哉吾不知暴棄者之所終也已○大全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于此是可哀也全旨合泰○此為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首二句慨人昧道而來之過末二句示以道之所在而不必過求也體會註意大旨了然。

纂紹聞編孟子曰率性之謂道道本在迩也而乃求諸遠行道之謂事本在易也而乃求諸難人之過也道不外乎親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即其事也但人有親人人親其親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則家皆孝弟俗皆仁義而天下治平矣然則舍此而他求焉不以遠且難而反失之者乎○要看兩在字其意在下○人外無道即其人而道存故曰迩道外無事盡其事而道畢故曰易極見道是平且無難的舉天下不能出其範圍兩求字在刻意過求上看若外親長而求則遠難了豈知遠難非道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而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至也○味人人字天下平字似亦可對人君說然大學一書豈必自上下大以下便不須讀此等亦只論其理固覺堯舜孝弟人人可為也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故事親弗

次節是原其身之當誠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纂大全孟子勉人思誠曰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于獲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必須朋友稱譽荐進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事親弗悅則何可稱之有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必出于誠心乃可若反諸身不誠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必真知善之可為隱微之際無一毫自欺之意若不能即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則其心便不實身便不誠矣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于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序強戰之罪大如此因罪定刑而可以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服  
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于縱橫游說連結諸侯與兵  
構怨以禍民者即次之變亂井田開闢草萊以其土地分授于民  
使在耕稼為聚斂計以害民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  
必然者乃今之諸侯不以為民賊而以為良臣何哉無惑乎禍亂  
之相尋不已也○麟士按兩次之猶曰即次之言豈有罪也不是  
怨之之詞。

全旨合參○此章為徒視人以言者發存乎人二句且虛眸子不  
能掩句正見其莫良胸中正四句正見其不能掩文平意重不  
正一邊下節度字亦重不善一邊與上不能掩相應  
蔡原孟子曰存乎人之一身者五官百體皆具矣然莫良于眸子  
蓋眸子精神之所發不能為人掩其惡胸中正則神清而明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神散而昏即眸子眊焉不能掩其惡

嘗聞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固所以視人也如聽其言也以審  
其言之邪正又視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其焉得  
而度哉此視人之一法也○人焉度哉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  
此視人言定不為人所掩過了○翼註云承上文言眸子之良如  
此視人者不徒听其言而必質之于眸子則人縱能匿于言必不  
能匿于眸子什不失一矣  
全旨合參○此章專為以聲音笑貌窺恭儉之名者發上二句正  
下三句反末句正足上惡得為恭儉之意  
存疑孟子舉恭儉之所為以明時君之不然也意曰當時之君有  
以恭儉自名者然我視是恭者便不侮人是儉者便不奪人今之  
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焉惡得為恭儉然則所謂恭儉  
者特聲音笑貌偽為于外尔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大全  
胡雲峯曰恭者便礼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  
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不順已驕後之欲耳○不  
侮不奪要根心言方與下聲音笑貌相反○聲音是偽為恭儉之  
言笑貌是偽為恭儉之態  
全旨參大全蔡氏○此章見濟世者必不可枉道首節借事見接  
嫂之可通權下見援天下之不可以通權要之權者稱量輕重以  
取中之謂援嫂時避嫌輕而援溺重出處時守道重而成功輕孟  
子若在道以為援則非其道而非矣又安所謂權乎  
序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而設問曰男與女授受不親手者果  
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彼嫂將溺水則親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  
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  
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  
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  
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  
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  
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  
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眸子  
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  
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

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投○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  
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  
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  
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去聲 惡去聲 為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也。蓋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所以濟其變也。○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喪非祭。不相授器。○曲禮云。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髮意不在問。禮在討。出一權字。為下誠言。張本。

序髮得孟子從權之語。因而折之曰。今天下溺矣。奚啻一嫂。不容守道坐視。正此其時。而夫子不從權以援之。何也。

纂大全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不比救嫂。徒以手也。其所為道。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子乃欲我徒手以援天下之大乎。子不知守道。亦何可言。行權矣。○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是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當道不可行。于是因而通之。而不少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若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

全吉合參。○此章總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重勢不行也。一句見其下親教者。非心不欲教。非理不當教。勢不行也。教必以正一段。政見其勢。不行處。易子而教。一句。政通其勢。之不行處。未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通為天下之中人。而究非論於子之智者也。增淺說。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乃勢不得行也。何則。父欲親教。必以正道。戒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于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相傷。則惡矣。○則惡矣。惡字。尤云。非天倫之美事。

夫親教則至于傷恩。不教則至于害子。古人有見于此。故已有子也。易之他人而教之。○易子而教。只重以已子而教之。子人不必泥相。易意。

如此者。正以父子之間。不相責善。責善則乖。離家庭之內。以和順為辭。乖離則不祥。莫大焉。於是易子而教。為君子善全之道也。○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也。不離。即惡也。然上意純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二句帶看。

全吉合參。○此章總是要人守身。以事親。意首四句平說。不失其身。二段。方側重。必能守其身。乃能事其親。此是一章綱領。孰不為事。二段。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末二節。引曾子做個樣子。只是言能事親。而守身自在其中。序孟子曰。凡人之于天下。分有所屬。而祇承者。之謂事。事孰為大。事親為大。聚百順以奉二人。非細故也。責有所屬。而謹持者。之謂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曰。今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弱。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

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也。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

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用事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當不義。則亦



守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府萬善而歸一已此宏圖也夫親者身之  
自出身者親之所生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全受全歸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此有以盡其大矣若失其身不守則虧體辱  
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而大者俱喪而無餘矣○大金陳  
氏曰初言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  
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與前章悅親在于誠身同意

序夫事親何以為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為事而敦孝為百行之原  
事親事之本也守身何以為大也守國守官孰不為守而躬修為  
萬化之根守身守之本也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也○大金陳  
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皆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  
見其為大也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纂序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曾子  
養其親曾嘗每食必然有酒肉將徹必然請所與或父問有餘必  
然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嘗死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  
肉將徹則不請所與設親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更進于親  
不欲以與人也此所謂甘旨為供特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  
意于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于已形之後則可謂養親之志而不  
忍傷之也○首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此二節只說曾子事親不及  
守身者蓋一飲食間尚存承親志如此則謹守其身以承親志不  
言可知已○看他教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  
一餽餘亦看做親意所在豈一時勉強得來分明是視于無形所  
于無聲錫類不置之子豈不守身者能得引曾元只借養口體以

形券志不重取曾元

序夫券志順親之至直至微也事親若曾子者其可謂孝也此事  
親之道也○大金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券志  
為券親之大○蒙引曾子券曾誓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不必粘着守身蓋事親本于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故  
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  
之此段特舉曾子之券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券志實事親之  
大綱要也○存疑看來此章大意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  
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于守身又舉曾子  
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事親若曾子一句只斷曾  
子無愧于道勉人法曾子意尚在言外

全旨合參○此章見大臣事君貴正其本意人適政間不可謂不  
忠然但救之於末流非本務也故曰不足適間重惟大人何蓋用  
人之非行政之失皆從君心之非來使不能格心而本源不正未  
流焉能正得許多君仁三句緊頂心來末句一字可玩政見不必  
紛紛適間意

纂蒙引孟子示正君之要曰公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為急忠  
智之士見人君子此二者一有過失即從而適間之適之亦是也  
而抑知人不足與適也間之亦是也而抑知政不足間也蓋人君  
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于其心之非也惟盛德大人以道事君  
使君之非心潛消黑泯而不自知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

使君之非心潛消黑泯而不自知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

使君之非心潛消黑泯而不自知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  
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  
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  
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  
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  
天下

曾子養曾誓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誓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  
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  
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  
曾誓各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  
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  
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  
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  
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  
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  
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  
元但養口體程子日子之身所  
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  
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  
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

適音

養去

長聲

無音

全聲







定然後來見長者乎是何於舍館急而於長者緩乎○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孟子口中句句要得微刺之意

刑正子爽然失曰克有罪其勇于受責如此○蒙引其勇于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于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于下章之旨

全旨合參○此章明責從子敖之非然亦不顯言子敖之不可從但云徒饋啜也徒字可玩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為着此耳奈古之道四字最重既學古道則識見空高明志趣空遠大豈意其如此正令其深自愧悔處

序孟子因正子終未悟從子敖之非乃明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子之從于子敖來何所資益徒以哺啜計也我不意子平日李古之道而以哺啜計安從人也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子滋罪矣其知之○大金鏡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奔見孟子依王職來視為無緊要事而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  
全旨參說統○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正舜曲以全孝而為大孝處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証也  
序孟子曰禮子有不孝者三而三者之中無後尤為不孝之大○蒙引不孝者三皆是正路上差了一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五不孝不

同此章之言義之精旨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進敬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待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于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蒙引舜當日不告于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于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舜真善盡事親之道哉○告不告總為無後計而因不告以通其告之窮既變通以成已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  
全旨參蒙引○此孟子教人從孝弟以識性也仁義禮智樂皆德性名目而其根本切實處總不越于事親從兄之間於此見人性皆善是也二字指點之詞

莫大矣孟子曰道莫大于仁義然其見于日用者固有根本切實之所在必先主乎此而後其華采枝葉有以於是乎事業之間是為其寔夫仁之實非他事親是也仁仁愛物皆自此推廣以出耳義之實亦非他從兄是也仁長長貴貴尊尊皆自此推廣以出耳○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大全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各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親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義之實本只是事親從兄推廣出去便能愛人利物弟長忠君而為仁義之華采

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空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

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此責之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也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于子敖來徒饋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饋傳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聵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

切於事親義主於



纂紹開編蓋事親從兄二者乃天性之直於焉發見不但為仁義之實而已也九智之實亦惟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以不失其良知是也九禮之實亦惟節斯二者勿過文斯二者勿不及使品式儀度造乎隆殺之宏以謹其良能是也至于樂之道廣矣亦惟於斯二者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為而樂以行之也既至于樂則心中只管愛去順親愛去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個油然而生既生便敷暢條達就此克長去而其所以順親敬長者雖欲罷不能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孝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天下之善未有出于事親從兄之外者人亦於其實而勉盡其道哉○知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俱要說得自然勿着人力方是良心真切○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踊一時俱有無甚漸次生字與實字相應愛敬之念油然而動曰生愛敬之心時時接續曰惡可已手舞足蹈天理之直樂形見于動容之間而不自知也

全日合於○此表舜之孝以立子道之準首節推舜之心惟在於孝親次節推舜之孝能合天下以成其為孝所以為大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論親於道乃所以得所以順之故通章重舜盡親之道一句

序孟子曰世人以勢分役情聖人從性分立極如天下大悅而歸已此富貴之極人亦孰不欲之也願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也惟舜為然蓋舜之心但知有親也以爲人生而不能由意承顏得親歡心便不可以爲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于道便不可以爲子此則兢兢負罪引慝之不服又何他焉○人對天地所生而言子對父母所生而言○大全饒氏曰順親者子所爲合乎道父母所爲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承事上悅親心爲得從道理上台親心爲順歸重順親上惟順方爲真得也○按得親順親二句舜未必寔有此語孟子体其心而爲之言耳

纂說夫舜負罪引慝之心如此凡承顏論志無所不用其至舜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不惟有以得親且有以順親而瞽瞍底豫夫以瞽瞍之頑而底豫于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化于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直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之謂大孝此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乎○全重舜盡事親之道一句底豫不重下兩承去俱重舜有以致之說天下化定重子遵天下定只就天下化看出重化邊天下之子感于舜而化且定故天下之父亦感于子而化且定雖因瞽瞍之底豫實因舜之能底豫也化定俱在心上說子與于孝父亦與于慈是化子止于孝父亦止于慈是定○按夫子有曰舜其

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

可已則不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

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

深也

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

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

樂音

孟子卷之四



大孝也與此之謂大孝是從那裡說來故下此之謂三字

全旨合泰○通章見聖人心源相同舉舜文以例其餘也全重在末節前三節是言舜文之同道下是推言群聖之皆同道却不會露出道字舜生二節雖皆言地而時在其中曰生日遷曰卒見始終經歷之地盡矣得志二句提出一志字正從聖人經世作用各別處見其心之相印故不曰道同而曰揆一

序孟子曰世統于道七統于聖考古帝舜其始生于諸馮既而遷于負夏其後卒于鳴條是即東夷之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東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于有餘里

序又嘗攷文王其始生于岐周其後卒于畢郢是乃西夷之人也○孫疏按本紀本云古公亶父去邠止岐下岐有周原邑于周地故始攷曰周至文為西伯移徙都鄴武王鎬去鄴二十五里○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序舜與文自東至西其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自虞至周其世代之相後也于有餘歲然得志為天子文得志為方伯其所以行乎中國則心理之同若合符節有非時地之所能隔者矣○孫疏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田用虎節土田用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明用符節皆賄用爾節道路用旌節○大全朱子曰凡符節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

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蒙引非以得志行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于中國若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寔相合處言也

序即舜文觀之凡古今聖人或先或後其異地殊不特舜文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孰有不如舜文合符節者哉○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聖之心所以度之而其道同也其道即度之處同也二字解一也○先聖後聖者或帝或王或師或相皆在其中其揆一也味其字定屬聖人身上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揆于揆度者言○要在聖字上見所以一揆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操趨岐出不一既謂之聖則道其極矣極致處固不容有二也

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世之相後也于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梁又已成了無者造之也。者修之。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  
于病涉也。何以乘輿為哉。○徒杠輿梁。孟子非就此為王政特  
就利涉一事言之。亦有當舉之政。○二者同在十一月。故起非十  
一月十二月始為之也。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現成字可見  
纂大全。即不病涉一事。推之。凡君子能為國家休行先王之政。正  
紀綱。明法度。使細大之務。無不平治。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出入  
之際。雖辟除人使卑避尊。分固宜然。可為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  
知已出而人人之眾。濟渡于水也哉。○上條是王政中一事。君子  
平其政。則無所不該。○平字。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重  
當輕。斟酌傳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解辟除之辟。乃趙氏  
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反。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序惟不得人人而濟。故為政者。但挈要務大。因俗宏民。殺不怨。利  
不庸。安坐而致熙暉有餘耳。必欲每人而曲意悅之。使之怨。日  
亦不足矣。豈為政之道哉。○大全朱子曰。孟子慮後之為政者。或  
為悅而政之。其流必將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以虛譽。故極  
語而深譏之。以微其微。亦本塞源之意也。○君子平其政。開說  
人人濟之。是就濟人一事。說每人悅之。却開說。  
全百合泰。○此章見人君當禮其臣之意。在首節分。上是言君臣  
施報之異。下因其疑而言。曰臣報禮之異。皆是慄。動齊。王室厚待  
其臣也。若忠臣之自處。非所論矣。  
序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  
一。休有如君之視臣。如手足。俯之為恩。愛之恐傷。則至視君如腹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  
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  
月也。周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水有橋  
梁。則民不患於徒涉。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處反。○  
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  
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  
者眾。豈能悉以。故為政者。毋人而悅之。曰亦  
不足矣。言分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心極尊。以服之。極親。以護之。明良一德。其盛如此。不狀者。君之視  
臣如大馬。而愛敬不存。則臣視君如國人。而情日疎矣。其之君之  
視臣如土芥。而賤惡加虐。則臣視君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遠矣。下  
之報上。亦視乎上之待之何如耳。○全重君視臣。一邊要得規諷  
宣王之意。○臣之報君。視君所施。當加厚一等。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  
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宏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宣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纂大全。孟子曰。禮服舊君。非無謂也。臣在國時。諫則行之。言則聽  
之。凡諫言中之膏澤。皆下于民。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  
出我之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稱揚于所往之國。以為其祿仕之  
地。行去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以示其奉養屬望之恩。義  
出疆一也。先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夫在  
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說。久而不衰。故臣于  
舊君。不忘腹心之報。而為之服矣。○朱子曰。有故而去。固非一端

百故而去。朱子曰。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宣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百故而去。朱子曰。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  
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宣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四書分句

孟子

卷之四

十一



但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  
議論不合而去○蒙引云饒氏注諫是開邪言是陳善諫行則弊  
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諫行言  
聽之外亦是義所當去者○田里者職公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  
田宅即國中之公廡三年不收其所入蓋君存之以待臣之歸耳  
○如此二字總承上在國去國稍重去國一邊轉應舊君方切  
刑今也為臣者其在國也諫則君不行言則君不聽膏澤不下于  
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又窮極之于其所  
往使不得祿仕他國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以示之絕望此之謂臣  
之寇讎寇讎則君臣義絕又何服之有信乎君之下臣當以一  
體視也○此有故而去與上不同是無禮之甚者而節不平等

全旨參翼註○此章無罪二字甚重無罪而殺漸不可長士大夫  
當見幾而早去玩可以二字有遲之須更去之不得者矣  
纂大全孟子曰凡禍有先幾居是國也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此  
時空可以去無罪而殺民則士此時空可以徙失此幾將有欲去

而不能者矣○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有國  
者尤當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全旨參講義○此章重勉人君莫不仁義是下之人皆感化而為  
仁義然重君之倡率言  
序孟子曰君者下之倡君仁而下莫不仁君義而下莫不義故以  
身為本○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  
全旨參指南○此章望人辨禮義之中正而慎其所為也  
序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如礼未合于中正則非  
礼也然而又近于礼是為非礼之礼義未得于变化即非義也然  
而又近于義是為非義之義狗名執迹人皆為之惟大人者平日  
審察既極精明体行又極純熟則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体  
矣因時處家義之变化從乎一心矣豈為是非礼之礼非義之義  
哉此所以立古今礼義之則也○大全胡氏曰非礼之礼非義之  
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礼之礼因時處家而  
不為非義之義○大人對小人而言○王規濤曰至非無是者易  
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誤認而誤執之矣  
全旨給○此章重在責父兄上中以德言才以能言察訓涵育薰  
陶俟其自化最妙人字指子弟言樂者樂其能養也棄非不教之  
謂不養便是棄子弟固不肖父兄不養亦不得為賢故相去不遠  
纂淺說孟子曰人之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養  
夫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漸化以我之才也  
而養夫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儆其惰寬裕以待其有為故人樂有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  
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潤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  
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  
順理因時而處  
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賢父兄之終有以成已也。若且多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難教而遠舍之。是棄之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我之賢亦過中而不才者矣。與彼之不中不才者。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其矣。為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父兄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

全旨泰折衷。○此章重人有不為四。字可以有為在不為中。決之序。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人必能審擇焉。於不當為者。見得其立得定。斷然有所不為也。是何等力量。然後以此力量。量去為所當為。凡宏功大業。皆可以毅然為之矣。為豈苟焉者哉。○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不為不仁。則所為必仁。不為不義。則所為必義矣。

全旨泰說統。○此孟子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增淺說。孟子曰。隱惡者。忠厚之道。而亦遠害之道也。若好言人之不善。則人必怨怒以求傷于我。其如後患何。不可不戒也。

全旨泰說統。○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蓋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沈應曲當皆天則也。

全旨合泰。○此章見大人精義之學。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大人何嘗不信果。只是不先期必於信果耳。惟義所在。則不期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果。而自無不果者也。

全旨泰引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行固貴果。但有意信果。未必合義。惟大人者。其言也不先期必于信。其行也不先期必于果。但惟義之所在。且義之不在。焉可不信。可不果。而人不得繩之以迹。義在焉。無不信。無不果。而我未嘗執之于心。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豈輕

與比之意。○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全旨泰說統。○此是指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寡蒙引孟子曰。大人之于赤子。其地相去固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夫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無知無能。而純一無偽。大人之心。無不知無不能。而純一無偽。其始也。由無知無能。以至于無不知無不能。但有覺悟擴充之功。其終也。雖無不知無不能。而依然無知無不能。並無巧偽安排之弊。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利害。便成個小的人了。大人之心。豈如是哉。

○按大人赤子。勿作兩人看。言大人者。不失當初赤子之心者也。全旨泰說統。○此非以養生為輕。但本意重在下句。故借來形容之。只是要他慎終之意。寡蒙引孟子曰。人子事親。始終皆當盡道。然養生者。人道之常。今日不及明日。可補也。尚不足以當大事。惟至送死。是人道之變。是人子事親。盡頭處。須而附于棺者。有悔焉。永無及矣。此真可以當大事。乃至重而不可苟者也。為人子者。其知必誠必敬之道哉。○者字。指養生之事言。

全旨泰翼註。○此君子自得之心學。以自得句為至深造。以道自得之工夫。居安資深達源。自得裏面妙處。一齊俱有。無節次先後。寡蒙引孟子曰。理本具于自性。而造之。則有工夫。造之不深者。用力于皮膚之外。而責效于且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于虛無之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聲

聲

聲

聲



中而妄念于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于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君子於此必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務循其方不躐其等。果何為哉。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促。真積力久而自然得之。為我有也。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狀而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隨所往。道未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于外。理應于中。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于自得。故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道。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造進也。深造精進不已。如知務窮神。行務達化也。以道猶云依道。進為之方。有循序不拂之意。自者自然也。自得與強探正相反。居安資深。逢原自得。後便有如是好處。非自得之驗也。資之深。未是應用。但足以應用而不窮耳。左右不必泥。只是形容無處不見。那水体耳。原本也。即理之得于吾心。而資之深者也。○自得。即得其原矣。勿泥資深。逢原。居安。逢原。承資深。存疑。謂無節次者也。  
全書泰翼註○此章用功全在上句。下是推原他詳。說其博之意。非詳說後方反說約也。  
慕大全孟子曰。為學只此博約兩端。多聞多識。以博學。而又於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析詳明。以說之。夫博學豈徒誇多。詳說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終不足。○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聲

事徒闕靡哉。蓋將以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使知要也。天下事物之理。未嘗融會得一件。是一件。融會得一件。是一件。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然不博則約無所施。則博學而詳說之也。其容已哉。○博學。是事事學習。詳說。是即所學者。又事事講解。詳說。上兩說字一樣。看非講究其迹。乃研窮其理也。蓋理原是約的。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是約。反者由博學而轉到約也。全書泰翼註○此亦勉當時諸侯。意上四句言公私感應之異。下決言不得人心。不足以致王也。  
慕序孟子為當時國君而言。曰。有國者皆當為善。然其善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于我者。這不是誠心為善。未有能使人心悅而誠服者也。惟是其所自盡之善養人。使人同歸于善。然後不去服人而自能服乎天下。天下諸侯有不中心誠服。慕而歸焉。以成王業者。未之有也。此王伯之分也。○蒙引。服人。券人。人字指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  
全書給○此為如許氏國者。卷上句非寬人之責也。引起下句耳。序孟子曰。人之言無有寔寔不祥者。不祥之實。惟謹阻忠良。而蔽賢者。其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為禍大而罪重也。○達說。欲人君知所遠也。○者字以言不以人言。  
全書泰翼註○通章重本字。可立而待也。以上就水說。末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尔之下。補出人有實行。故聲聞過情。二句方是徹徐子本旨。  
序徐子曰。嘗聞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不知水之為物。仲尼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於善。善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何取意而稱之也。趙註徐子徐辟也。纂大全孟子曰子試觀所謂原泉乎原泉之勢混混然湧出不舍平晝夜永無間息遇有科坎則盈乎此而後通于彼漸漸以進因以至於四海而會其歸焉蓋原泉惟有本者乃由混混以放海如是也孔子所以亟稱于水也此意之是取爾。○原泉固是有源之水然恐碍下有本句勿透發。○不合三句舊分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看來只是一串意。

劇荷為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驟然雨集溝澮皆盈兩止水盡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使如是仲尼何取哉。即水現之故君子為學言無寔得各則聲聞過情心其耻之。以其若無本之水也是以君子務本也。○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混混至放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耻之君子自耻之也。全是兢兢務實之心。

全指參指南。○合下四章是歷敘道統之傳。此章首節言所性之理存乎君子。下言舜自然有所性之理。通章以性字貫。端重在舜上。庶民君子只引起下節意。纂家引孟子曰人物同生于天地無有異也。而人獨得其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是其所異于禽獸者。只此幾希耳。此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矣。然庶民不知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從而去之。惟君子知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為能存之。以盡其性之道焉。○孟子所謂幾希者。微言之亦危言也。而非輕之曰幾希。○重在君子存之。下舜禹諸人正君子存之也。

達說稽之上古。開君子之統。存其舜乎。幾希之理。散于萬殊。則為庶物人倫也。舜則明于庶物之理。而不假于思慮。察于人倫之道。而無待于研究。此生知也。幾希之理。統于一心。則為仁義也。舜則仁義已根于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此安行也。此所謂入之所以異于禽獸。而存之之始也。○庶物以事物之理。言人倫。即庶物中之切要。修身者。明是洞識其理。察是詳析其微。○義即貫徹于倫物。若然為仁。非然為義也。由仁義行者。却由那根心之仁義自行出來。非有心以行仁義也。○倫物仁義皆幾希之性。所自具者。倫物都是性中仁義發出來的。由仁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荷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箴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以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各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見管

正一

幾希

澮音

入澮

行去



義行即行于倫物之間存之者猶有九舜則即身即理即理即身  
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矣  
全旨泰說統○搃見歷聖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然心不可見而  
見于事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存之之意

序孟子承上章叙曰繼舜之後者禹以禹一事言之于旨酒則惡  
焉惟恐欲之或熾也于善言則好焉惟恐理之或遺也此禹憂勤  
惕厲之心也○惡旨酒是遺欲所以防其危好善言是存理所以  
持其微

纂家引繼禹之後者湯以湯一事言之凡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  
不失焉不敢有過不及必欲恰好而後已至于賢則立之子位不  
問其類焉蓋念天位惟艱存人共理之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  
之心也此湯憂勤惕厲之心也○中是無過不及之理着行政方  
是貴賤親疎之別着用人前後各舉一二事不得獨以執中為精  
一之傳也

纂家引繼禹之後者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其治人則民已安矣  
視之猶若傷其修已則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純亦不已此文  
王憂勤惕厲之心也

纂以武王一事言之通者人所易得而獨不泄謹之至矣遠者人  
所易忘而獨不忘慮之周也此武王憂勤惕厲之心也○大全蔡  
氏曰不泄猶如綴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箴銘不忘遠如建  
侯樹屏所必務庶幾貽謀所必豫此即人情所易忽者以見其用  
心周密處非專用意于遠也

文集五十二曰  
遠近人與事而  
泄字與有關係  
抑悔忽略之意

序承文武者周公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思兼三代之王以施其  
四人所行之事其事或有不合者則仰而思之每  
夜以繼日而求必得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坐以待旦而急見諸行  
焉此周公憂勤惕厲之心也○此章五條事都是舉其切于憂勤  
惕厲之意者言之故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按君子存之註  
憂勤惕厲起此篇搃註又以應結四字存之心也存之之字指  
所以異于禽獸之理幾希言不多是虛字俗語動以存幾希貫必  
不可宜正之○大全蔡氏曰其有不合者以下正舉擬他思兼之  
心○不合不特時異勢殊即三王亦各有不合處思其所以合有  
與敢交通在內得之得其無不合之理也

全旨合泰○通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詳聖之統重末節義字首  
節言春秋所以作次節言春秋未經筆削之先猶夫列國之史末  
節上二句又引起末句言其裁自聖心昭明大義所以續雅詩而  
存王迹此孔子以作春秋存幾希也

纂大全孟子承上章叙孔子之事曰周之盛時王者之政存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于上以教天下周既東遷王迹  
滅絕則禮樂政伐不自天子出故雅詩不作于上而詩亡詩亡而  
世道之亂人心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後春秋一書因而  
作焉于以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數庸命詩王法也  
見于政教以號今天下則為述述于咏歌以風化天下則為雅寓  
于褒貶以昭示萬世則為春秋之義

四書章句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  
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  
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  
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存者能之

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  
馬拜昌言

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  
安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望人之愛民深而  
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望人之愛民深而  
求道切好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逆者人所易狎而  
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  
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  
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則禮樂廢禮樂廢則春秋作

王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  
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  
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現

現

現



序然是春秋之作。非孔子創也。當時列國皆有史書記事。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各各不同。而其為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此節只叙個春秋之名之由。為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脈絡極矣。○且慢說魯史無闕王迹。此意在。下其事二句內。○大全蔡氏曰。春秋作。非魯國原初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若未經筆削之先。以列國記事之書。與晉楚一例耳。此節正為下文義字伏案。

序春秋同為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則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則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罰。不容假借之大義。則不之明焉。不足以為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丘嘗竊取而載定之矣。是春秋因魯史而作者也。蓋為魯史之春秋。則其事其文。無闕王迹。而斷自聖心。則一筆一削。審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春秋真百王之大法也。此孔子憂勤惕厲之心也。○春秋載事。不止桓文事。如會盟征伐之類。文亦如會盟征伐之類。大約五伯桓文為盛。故曰桓文之事。○取裁定也。匹夫行天子之事。故曰竊取義字重。○春秋之壞。敗于魯。至當恰好者。即是事理。而為春秋之義。竊取是立法創制。斷自聖心。○存疑二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按此章首節言春秋為述。煥詩亡而作。二節言所作之春秋。原為魯史。至末節方從其義處。見得春秋所以扶天子正人心。關乎王迹。續乎詩亡。孔子之事。莫大乎此。所以繼堯禹。法文武周公。為存之之君子也。

全旨恭翼記。○此孟子自任得統于孔子。以私淑存。幾希。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俱指賢者言。四句重小人邊。暗指孔子為下文私淑張本。重幸生五世之內意。纂引孟子歷叙群聖而自任以終之曰。人之德業在當時。而其遺于後世者。謂之澤。在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至五世而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至五世而無上。下之別也。若五世之內。則皆得與其澤者也。○問孔子澤萬世不斬。何為繫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末。遠上說。見于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纂大全。子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為孔子之徒也。然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也。敢不常存此心。由所願學。以求進于占。君子之林哉。呼。此孟子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存之。若如此。○奈說教。王者口述。自其現行于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溢于後世者。言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意。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冊書之名也。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文承上。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責。其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季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絕。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而絕。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季未

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全旨參人全。此章示人以精義之學。可以字疑詞三傷字決。詞傷。所以警。申人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者。也。蒙引。孟子曰。天下事不可過。如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祀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于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與也。若初見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則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非惠之正也。則反傷于惠。能舍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則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之。是非勇之正也。則反傷其勇。如此者。兩可之閒。未能擇理之至是。而守其中也。

全旨合參。通章見取友之不可不慎也。重在端人取友四字上。言其之罪。固在知人之不。明。尤在持已之不。正。下言孺子善取友。而能免其禍。正以斷其有罪也。故端人二字。尤為此中大關鍵。兩人取復處。一個口思。一個日不忍。皆從心上來。取友者。正當于其心術處着眼。

纂述說昔逢蒙學射于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于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曰。逢蒙殺羿。固逢蒙之罪矣。然以我視之。足亦算有罪焉。昔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安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安者。正謂羿罪特差薄。故言如此耳。羿焉得為無罪。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此。下引公明儀。不足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安若二字。極難。曰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安若二字。不然曰字。云尔字。說不夫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安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蒙在反惡平聲。羿有窮。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矣。

序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視之。昔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見勢不利。而遂遁。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孺子曰。今日不幸。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何以禦。追兵吾死矣夫。既而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乃庾公之斯也。孺子喜曰。吾今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以善射名者也。况夫子以疾作當之。乃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庾公之斯。原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其平日乃端正之人也。其所取之友。亦必端正可知矣。安有端人而肯本心。俾功者哉。此所以自諒吾生也。及庾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疑其能而示之不能也。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實告也。庾公因自叙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人之道。夫子之道也。我不忍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察公義。於是抽矢。扣于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四矢。而後反。蓋其曲全如此。使如孺子。奚至。罹逢蒙之禍哉。吾故曰。是亦羿有罪焉。○此章專為交友。凡其篡逆。及庾斯。歷公皆未暇及於本章。皆為旁論也。○大全蔡氏曰。此孺子逆料庾公于未至之先。而獲免于庾公已至之後。孟子叙上段。重尹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怨害夫子。一句。蓋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取友在擇端人。全在心術上看。玩庾斯不忍二字。可見然取友不在人而在已。使孺子非端。何以取尹公之他。端而致庾斯之不殺。使羿為端。豈肯取蒙之不端。而致蒙之殺取友者。不可不自反矣。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他音

其反音







禹行水証之。○按若禹之行水也。句內雖有見得禹不鑿意。然只見得有此意。不空便作講。講則碍下。行所無事也。下書理要一層層去有味。○不日治水。而日行水。便見無所作爲處。

纂存疑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麗于天。其去下至遠也。其日至之度。至爲難得。然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皆有已然之故。苟求其天與星辰之故。雖由今而上。千歲之久。其日冬至爲造曆之元者。可坐而致。而不勞餘力也。而况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而何以穿鑿爲哉。不鑿則爲順利之故。不鑿之智。則爲性之智。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首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節故字。言本然之度。天言高而星辰言遠。惟高故遠。天之運行有常。是天之故。星辰之纏度有次。是星辰之故。其寔天之蒼蒼何故可尋。笑天之度。全憑星辰推出來。如其星躔某度爲冬至。推而上之。年年如此。積矣。則千歲以上。皆可坐致。言不唯笑明也。求其故。是去推笑。日。至。可。坐。致。是。已。笑。明。也。

全百參指南。○通章見待小人。不惡而嚴。不與右師言以上。是孟子不隨衆以爲。爲吾身守禮也。繼因不悅而斥之。爲朝廷明禮也。全重一禮字。

家引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右師往弔。當時已有先右師而在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于其位。而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與言者。皆諛于貴人也。○古者天子之鄉。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

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行字當音抗。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民。

寡衆引孟子時亦往弔。由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有意簡驪也。○大全張氏曰。以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

序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之上。不歷過位次。而彼此相與言。不踰越班階。而彼此相揖也。今之弔。君命所在。卽朝廷所在。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敖乃以我爲簡。不亦可異乎。此吾所不解也。○大全朱子曰。孟子鄙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朝廷二句。引禮成文。○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班行。階有許多。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全百參指南。○此章見君子存心之不。首節揭言君子存心之異。已包得一章意思。中五節詳言存心之實。自常說到變處。從見以仁禮存心而不忘也。末節申結存心之意。

纂大全孟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夫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不同也。何以存心。君子則以惻隱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而心。卽仁。禮。卽心。無頃刻之或離焉。此皆非他人所龍而君子能之。是其所以異也。○這個存心。與存其心。參其性。不同。只是虛心。與人不同耳。○存疑以仁存心二句。是總腦下文三自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

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大夫。右師王驪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簡。畧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溢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孟子曰。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存其心是存這個心。存于心是將那個存在心裏。則是仁。禮與心為兩件物事。此二字中間斷不容添一字不可不辨也。○異于人。便暗含下。為法可傳。○存心。有存。存不也之意。現下屢遇橫逆而不變可見。

○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凡仁者必然愛人。有禮者必然敬人。蓋因心以為施。固如此。

序。凡愛人者。則人亦恒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恒敬之。又隨物以為驗。皆如此。○大全蔡氏曰。此合上節皆論理之詞。以起下文三自反之意。蓋必人愛人。敬人。我之愛人。敬人。此橫逆之來。君子所以必自反也。○首節存心。就是存此愛人敬人之心。

序。今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不我愛。不我敬也。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奚空至哉。○橫逆不必深看。只與愛敬相悖。便是。此物指橫逆事。奚空至哉。言我必有以致之也。

序。其自反而仁。已愛人矣。自反而有禮。已敬人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以為我之仁。禮。必不能無一毫之不盡其心。而愛之敬之。極其忠也。○大全陳氏曰。忠。非出于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序。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人為私欲蒙蔽。喪失本心。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雖人也。與禽獸奚分別哉。于禽獸之類。又何心。以其橫逆。留准于心焉。○安人三句。非是以忠自足。置人度外。乃矜其為禽獸。而不忍與較。其二念。自反而心。手愛敬者。

白在也。正不責人。而專責門之。○寡。寡引由是。自反。觀之。是故。君子有終身不釋之憂。無一朝驟至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在焉。立人之極者。無過于舜。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當日處家庭。極變。而其盡心。仁。禮。上能化頑嚚之親。下能化其傲弟。人倫之至。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我不仁。禮。未能解人之橫逆。由未見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則將如何。以圖之。為人必求如舜而後已。終身不如舜。非終身之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則無為也。以禮存心。非禮。則無行也。○人人愛敬。人人敬。此當自無患。如有一朝意外之患。則因橫逆之來。轉足為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存心。所以異于人也。○參指南。此節申言君子存心。禮之至。是故二字。緊頂上五節。君子二句。承上文實以起下文。由專自見。見其終身之憂。忘橫逆見其無一朝之患。乃若所憂。九句。申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五句。申無一朝之患。舜人也以下。要句。包在君子存心上。講獨李舜者。古聖人。道橫逆而能化。無如舜也。如舜處有天下。要點。仁。禮。講方。與下文相合。非仁。二句。根如舜而已。來惟一。要如舜之仁。禮。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此方是君子存心。所以異于人如此。

全自參。○此章重在顏子之同。禹稷。首二節。敘事。下二節。敘理。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而子斷。以同道。正。非。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明。所。以。同。道。是。亦。二。節。正。又。論。其。同。道。所。謂。心。則。道。同。也。

○此章重在顏子之同。禹稷。首二節。敘事。下二節。敘理。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而子斷。以同道。正。非。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明。所。以。同。道。是。亦。二。節。正。又。論。其。同。道。所。謂。心。則。道。同。也。

○此章重在顏子之同。禹稷。首二節。敘事。下二節。敘理。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而子斷。以同道。正。非。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明。所。以。同。道。是。亦。二。節。正。又。論。其。同。道。所。謂。心。則。道。同。也。

○此章重在顏子之同。禹稷。首二節。敘事。下二節。敘理。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而子斷。以同道。正。非。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明。所。以。同。道。是。亦。二。節。正。又。論。其。同。道。所。謂。心。則。道。同。也。

○此章重在顏子之同。禹稷。首二節。敘事。下二節。敘理。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而子斷。以同道。正。非。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明。所。以。同。道。是。亦。二。節。正。又。論。其。同。道。所。謂。心。則。道。同。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恆。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傲此。○忠者。盡己之謂也。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恆。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傲此。○忠者。盡己之謂也。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傲此。○忠者。盡己之謂也。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傲此。○忠者。盡己之謂也。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盡己之謂也。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何異也。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言不足與之較也。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奇。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何異也。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言不足與之較也。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奇。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奇。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奇。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子存心不奇。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禹稷當平世。三過



序昔禹稷當堯舜有道之平世治水救饑二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責之○躬稼主穰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何也蓋治水非得攝治則無以養黎民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一者相得為用耳○大全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其門而不入孔子責之○躬稼主穰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何也蓋治水非得攝治則無以養黎民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一者相得為用耳○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序○大令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不孝罪之大者。夫子與之。凝乃又從而亂貌之。經云。不孝之外。別有可取乎。抑君子取人不在于孝。子敢問何也。

序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意棄于職。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為博為奕。又好飲酒。以自沈溺。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貪好貨財。私昵妻子。各于其直。背于左右。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肆其耳目。聲色之欲。淫邪肆辱。以為父母。四不孝也。好勇鬪狠。小忿忘身。以危及父母。五不孝也。如此五者。則誠任所絕耳。童子有一于是乎。而安得謂于通國之稱也。○大金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世俗所謂通國言。

刑然則人之以不孝稱之者何也。夫童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過。合為父母所逐。故也。○大金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童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暴大全責善原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之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教則易。諫則難。若責善而相至。于雖。則賊恩之人者。此責善之所以不可行于父子也。童子乃不知而由下出。

暴大全責善不相過之後。童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人之身有夫妻。其子有子母。夫童子亦人情。豈不欲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但為得罪于父。不得近于父。以奉養之。故出其妻屏其子。終身亦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屏出。是已不得奉父。既為有罪。又自安然受妻子之養。則罪之中又有罪焉。而為罪之大者。而有所不安之甚也。是則童子之所為而已矣。無他端也。章切心亦欲父之為善。或過于辟也。致父之怒。後又不安于妻子之養。

以深自咎責在他人亦當於其志。而畧其罪也。子何疑焉。○子謂童子之父母。即童子之妻。○罪之大者。指安心受齊言。是則童子已矣。總承責善。即責二意而已矣。言此。別無世俗不孝。○存疑此章四段。一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二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不自責。據此。皆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有有可哀之情。而子與之遊。又從而亂貌之。未為過也。○是則童子已矣。見雖非純孝。而其情可原。其志可哀也。

全言參折衷。○首一節敘二賢。則雖不同。然所處不。同而其道則同。師臣二義。正發明同遊之意。○上兩節只敘守。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光平字。故未節斷之。

序曾子居武城。以設教。有越寇。或告曾子曰。寇且至。曾子曰。盍去。而避。曾子曰。遂守舍者曰。爾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寇退。又語守舍者曰。爾即修我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寇退。曾子曰。其左右門人私議曰。武城大夫待先生如此其忠誠。且恭敬。而亂意。襄隆也。將有所賴之也。今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尊。寇退。則反。是難之際。或不相聞也。殆于不可。沈猶行曰。先生之去。固自義焉。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其時相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以禦寇。而卒去之。未嘗與焉。知昔日於沈猶。則知今日於武城矣。是曾子之去。亦如此。○無寓人等語。是語守者。左右曰。是私義。志在心。故在貌。

必并反養去聲。言童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好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童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絕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童子有一

公是乎。好養使背去。養很則惡。夫童子子

父責善而不相過也。夫言杖。○遇合也。相責

所逐。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不。賊善也。朋友責善。以善。夫童子豈不

欲何夫妻子母之屬。故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其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天者。是則童子已矣。大章之夫音

扶為去聲。屏

必并反。養去聲。言童子非不欲身有夫妻

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

不敢受妻好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

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

曰。童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

絕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序子思時仕而居于衛有齊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盍去而避諸  
子思曰國方有難如彼舍而去之君誰與共守此人民社稷也定  
子思之守難如此

蓋引孟子從而斷之曰曾子子思去與不去雖不同而其實同  
道蓋曾子設教武城師也師之尊等子父兄也聞子弟衛父兄不  
聞父兄為子弟死也子思仕衛臣也臣之分甚微也見危致命事  
君之義安有臣下而不急君父之難乎此各有所處之地也曾子  
子思使易地而處則曾子皆能守義忘身子思皆能重道遠害曾  
子曰同道也○大全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于難唯當夫理  
而已于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于不當與而與乃勇于就難是亦  
私而已矣若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  
皆然以天理之時中而已

全旨恭親註○此章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隱隱帶  
住王使人聞孟子全是視晉意太向見得孟子平日開口便說非  
舜疑有驚世駭俗之行故使人于隱微處嘲之非毀其真意  
則曾子曰王使人私聊夫子為夫子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我  
可以異于人哉將以異于人者異之人則無可異也將以同于人  
者異之同則無能異也則我既陳于王前著堯舜之道也堯舜與  
人同耳何以異于人哉○果有異于人乎連上句讀屬齊上欄之  
之意非儲子問詞○大全陳氏曰堯舜與人同與人者以爲堯舜  
之說定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六氏曰所關必在日用動  
靜上若容貌議論則齊王已見之矣何以異句要著頭欲其體上

全旨合恭○此孟子借齊人以形容宋實實有餘餘全在裏面  
間三句說到妻妾羞泣乃指出羞惡之真心言不重妻妾能在此  
只重今人致妻妾之羞泣上正爲無所解用壯者也

序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由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曰富貴人也其妻疑之而告其妾曰良  
人出則必履酒肉而後反及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夫富貴皆  
與者既飲食之則相交際而但見良人之符也竟未嘗有一與者  
之來何也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於是早起邪施而從良人之所  
之但見編國中無有觸與之一立談者及其卒也乃之東郭歸問  
之索者乞其祭餘而尚不足又顧而之能所此其所以爲觸足之  
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托之以終身者也今其

何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君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多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  
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也尹氏曰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  
於利害惟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言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道未始不同也學者如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尚也○儲子曰王使人聞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菑又○儲子齊人也

有異於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他從良人之所之編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五



所為若此乃與其妻誦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乃施施然從外來而矜驕其妻妾焉。仲人之徇人而矣已如此○今若此三字真有說不出口的光景。凡此等語不實將上面事透露一字。○上節引起下節。

序當今之世富貴利達之人意得志滿誇耀于時人爭馳之然由有道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情其態使其妻妾見之不為之羞也而不至于相泣者幾希矣亦何在不為齊人恥哉此君子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績而嚴我利之防以養吾剛大之氣也○所以求與所以為慶足正相始三字亦有說不出口的光景又與上今若此有情○君子二字孟子即自謂意○其妻妾至希矣作一句讀

東郭囿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慶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誦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

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遙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章首當何孟子曰宗

爾文也良人大也慶也願者富貴人也施

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壞也願望也誦

怨望也施施喜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

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

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

斯人何以異哉



新編四書全旨說約合卷

全旨泰大全蔡氏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不怨親三四節極言其怨慕之誠末則指其心而贊其為大孝也序萬章問曰嘗聞舜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初于田便號泣而呼于旻天不識舜于父母之間有向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不能未遂則怨有所懷念不舍則慕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乎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感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看來不得則親則怨不得則求則慕後先言怨勿如常說慕而不得則怨到箇說怨慕也且必盡此怨妨下萬章之問

慕存疑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謂是怨親曰實之為子者父母愛之則喜而不忘父母惡之雖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於親有怨乎曰非也昔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為躬耕以奉親也則吾既得聞命于夫子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所在非尔所能知也吾推夫公明高之意必孝之心不得乎親為不是怨然不介懷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之賦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猶未盡但不怨于我未盡處是為何罪以致此哉此其怨慕之意是不勝言然不怨而思慕也○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二問俱疑怨親非尔所知只重慕心在湖上○夫公明高以下是孟子推他不容長息之意怨與志字對說個不若是怨正是慕之不容自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七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不聲○舜往于田耕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

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巴處。大公明高至于我何哉。作一氣讀。我竭力耕田。四句。在左。形容天賦。怨慕。心事。於我何哉。有潛思。然性。于。遇。萬。轉。意。亦。是。慕。處。此。處。正。謬。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是。則。言。之。

序。舜之怨慕。宜。但。躬。執。原。山。之。樵。薪。當。四。岳。成。爲。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二。女。妻。之。于。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年。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于。賦。畝。之。中。于。是。天。下。之。士。爲。然。向。慕。多。歸。隨。而。就。之。者。帝。且。將。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可。謂。極。其。退。之。嗟。矣。只。爲。不。順。于。父。母。舜。之。心。就。如。安。人。之。所。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也。○大。全。蔡。氏。曰。此。章。上。節。言。推。進。一。步。言。舜。雖。處。可。與。之。地。無。時。不。怨。慕。不。但。號。泣。於。野。田。之。際。也。帝。使。至。之。中。供。養。之。多。也。下。如。色。段。應。此。天。下。之。士。多。就。人。心。之。附。也。下。士。悅。良。應。此。帝。將。何。得。君。之。遂。也。富。貴。段。應。此。如。窮。人。無。所。歸。此。何。最。形。容。得。舜。道。以。之。終。止。以。富。貴。正。指。此。一。按。事。舜。賦。畝。之。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登。廟。已。在。位。爲。其。自。賦。畝。矣。

故云。

序如窮人無歸。舜心之憂甚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人情之所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富貴。人情之所欲。舜之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富貴。舉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何。爲。是。而。爲。不。順。于。父。母。也。則。亦。惟。順。于。父。母。論。觀。于。道。而。得。其。情。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之。憂。耳。舜。之。怨。慕。之。意。何。如。矣。○上。文。是。說。舜。之。事。實。此。又。孟。子。推。進。一。步。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此。二。節。九。心。見。得。舜。之。心。事。實。不。過。因。此。而。貴。其。爲。大。孝。耳。

序。舜之怨慕。宜。但。躬。執。原。山。之。樵。薪。當。四。岳。成。爲。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二。女。妻。之。于。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年。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于。賦。畝。之。中。于。是。天。下。之。士。爲。然。向。慕。多。歸。隨。而。就。之。者。帝。且。將。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可。謂。極。其。退。之。嗟。矣。只。爲。不。順。于。父。母。舜。之。心。就。如。安。人。之。所。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也。○大。全。蔡。氏。曰。此。章。上。節。言。推。進。一。步。言。舜。雖。處。可。與。之。地。無。時。不。怨。慕。不。但。號。泣。於。野。田。之。際。也。帝。使。至。之。中。供。養。之。多。也。下。如。色。段。應。此。天。下。之。士。多。就。人。心。之。附。也。下。士。悅。良。應。此。帝。將。何。得。君。之。遂。也。富。貴。段。應。此。如。窮。人。無。所。歸。此。何。最。形。容。得。舜。道。以。之。終。止。以。富。貴。正。指。此。一。按。事。舜。賦。畝。之。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登。廟。已。在。位。爲。其。自。賦。畝。矣。

四書句解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其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愁苦入反。其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于弟子于父母。亦嘗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慈無慈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貴。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貴。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孟子







憂則已亦憂見象之喜則已亦喜休戚相通一體之意也○世儒  
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堯之心使  
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大全饒氏曰前章重在為不順于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臣庶  
于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亦非以治理之實辭之也  
○象憂亦憂是情說重在下一句○王規濤曰象憂一句不但見  
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意處譬之手足慘怛心便不寧  
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死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刑章又問曰既知象將殺已然則舜其偽為喜者而然與曰謂喜  
為偽者非也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私烹之餽薛反命曰始舍之水魚之困尚未舒圍焉頃則洋洋  
焉稍縱矣遂悠然入水而逝子產喜而嘆曰魚得其所哉魚得  
其所故校人出乃曰孰謂子產智乎既喜而食之矣尚信子言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即此一事死之故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可  
欺之以理之所有無逆詐之情難附之以理之所無彼象無隱  
見之心而弟原有愛兄之道以愛兄之道來見故舜誠心信而喜  
之何偽焉○洋洋焉即接悠然而逝時講舜添久之則傲然云本  
文無此一層註亦明白○大全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  
弟思兄有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且  
又以愛兄之感感之乎

爾丑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笑而不知也象憂亦

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丑女六反呢音尼與  
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康書腹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置空旁出舜既入深  
警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置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與弟也諷諷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成皆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故以殺舜為已功  
也下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抵瑀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棖棖也象欲使為已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  
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上聲 下聲 同下 同下 同下

有厚 上聲 同音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惟怙  
慝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焉為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困圍焉少則洋洋焉俄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合上 同音



全肯合泰○通章重愛弟之仁上封之者固是親愛其弟之仁而  
使吏代治亦是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外証雖有仁至義盡之  
說不可並重重在仁上

序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弟之大變也舜既立為天子之時  
當據法治罪以正人倫則但放置之何也孟子曰舜當曰是封之  
也或者不知而以為放焉耳○立為天子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  
者以勵天下乃天子之事不是說復仇蓋萬章放之罪輕

篡序萬章曰舜為天子流象於南裔天是以惡世之共工丁幽州北  
裔放比周為黨之驩兜于崇山南裔殺負固不服之三苗于三危  
西裔方命圯族頑用不成之鯀于羽山東裔海中治此四凶之

罪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  
不滅四凶頗乃封之有庠有庫之人果何罪焉而遭象之虐仁人  
之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以除害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  
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可滅焉雖  
可怒而不怒無可宿焉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也  
受之則必欲其富也今舜封象于有庠正富之貴之也荷身為天  
子富貴極矣而弟為匹夫忍其貧賤可謂親愛之乎此以禮仁人  
之用心也○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相對  
○大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也六句說仁人在弟之厚封之有  
庠五句方說舜說末一句反言以決之也親愛只是仁講此一語  
全要得仁字透○麟士按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語云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極痛  
盡有風處但孟子於此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服為不慈  
有庠作辨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也然解不暴有庠處仍是說其  
親愛其弟處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首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困而未舒之貌洋

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

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以非其道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象以

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

其為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故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

以為放也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豈至不仁封之有庠何

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肩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各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

舜音

驩音

鯀音

驩音

比音

比音



建說章又問封與放本異也舜之于身也... 爲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庠所以高之貴之... 言之固謂之封也自其不得有爲而言之則謂之放也... 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存也蓋舜受弟之心無已欲嘗... 使頌其弟以政事則彼不得以源源而來而吾亦不得以常常而... 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蓋天子當諸侯朝貢之日... 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 政事接見有庠之拜無中而亦見也此正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 親愛之無已耶○與象以國而不授象以權食象以祿而不任象... 以事處置得安命在於此○豈得暴彼民哉只問能得庠之人... 奚罪焉句雖然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于爲民又有這... 個意思在仍說到親愛上去○存疑不及貢以政接相連下凡諸... 侯朝于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于方岳則有正時同律度量權... 許多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發舜不當封象使彼有... 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 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 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 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 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 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處上

全旨恭指商○此章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舜攝一節中二... 節辨無臣父之理垂以天下卷四句上是原事而斷其誣下是原... 心而斷其妄末節又引書能化其親以波父不得而子之誣... 暴存疑成丘蒙問曰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堯本君也率天下諸侯北面朝之嘗懷木... 父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舜其容有威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 而歎曰于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已亂天下始哉豈不如此... 語誠如是乎哉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之言乃魯野人... 目不睹禮義耳不聞訓典者之語也蓋當時堯老倦而舜攝攝... 行天子之事也堯典有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放勳乃...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皆過審八音不作樂...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而斯堯典所載之事... 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下位也若堯未崩之先舜既爲天子矣... 崩而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豈又以天子待堯是二天... 子矣於民無二王之義何在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則堯... 既未即位又何爲有臣堯之理乎堯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 理亦可見矣○此非二句諫中君臣父言堯老舜攝如代之主不... 代之主事之類堯老舜攝此內見堯舜臣父之事也堯與及孔... 子之言又可見其無臣父之理○百姓在歲內四海在歲內○禮... 注曰一王一言不得並也○舜既死氣在爲祖故禮記... 曰生曰父曰父曰考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之禮也禮記考成也○禮記禮記引謂只平見堯舜之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 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 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成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嘗懷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舜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 也天下始哉豈不如此語誠然乎哉孟... 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魯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過審八音孔子... 載上  
入聲  
放聲  
祖聲  
同聲  
如字















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也即天  
意歸以天下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于天意故曰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人也○大全蔡氏曰此節雖託朝覲敷敘而是實終焉章  
天下歸之天論天與歸之民此古今之格論  
全旨亦真評此章以高益為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存  
天下皆容也天與賢四句是意大指故賢能敬句是一章骨子  
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亦一而斷  
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廢而不存天  
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條  
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序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子禹而得  
稱堯不及堯舜故私其天下不傳子賢而傳于子有諸孟子曰人  
言不是聖人所為不然也天下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之與  
子願天意何如耳天與賢則從而與賢天與子則從而與子皆非  
有所私意下其間也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于天任之為相十有  
七年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欲以天下讓之舜  
子也乃天下之民舍舜子而從之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  
從舜也民心歸禹如此禹薦益于天任之為相七年及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啟者於箕山之陰時則朝覲訟獄不之益  
而之啟曰此吾君之子也諛歌者不謂益而謂啟啟曰此吾君  
之子也民心歸啟如此至下○根堯舜傳賢盛德不存言無  
是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天與賢四句事與上遠下則字見聖

傳此也訟獄謂獄  
不疾而訟之也  
女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  
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  
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人承天意○與賢與子二句一篇大綱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  
禹以下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  
民不從以見禹未嘗與子也○天下之民從之兼朝覲訟獄謳歌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

暴存疑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不能  
肖堯舜之子商均亦不能肖舜已不足繫民心而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一二十八年一十七年又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此民所以  
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至禹之子啟則甚賢能敬以承繼禹  
之道也足繫民心矣而益之相禹也不過七年又歷年少施澤於  
民者未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同一相而舜禹益  
相去久遠之不同同一子而其賢不肖之各異此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凡事莫之作爲而自爲者皆蒼蒼間有默定矣天也與之  
名致而自至者其真中有各付矣命也夫民之從賢從子皆由  
天命此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其禹之有意  
也○此節據論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歸于天朱均不肖以  
是不肖父之神聖耳禹舜為相久見其能得民心也禹之子以賢  
賢字即對不肖看而賢之寔處只在敬字舜禹益二句是總  
來作過文相之久近出于天其君之所能為子之賢不肖一非  
父之所能為故曰皆天也莫之為四句推開說莫之致一何以  
天為天命字正見天之着落人處○大全蔡氏曰昔者舜禹子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  
也中可藏處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  
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  
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  
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是字  
下功  
也板  
也元  
大板  
無及



天至從舜。是言與賢之事。禹存益于天。至節末。是言與子之事。丹朱六句。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啟賢四句。是言天之所以與子者也。皆非人力所作。為而自為。非人力所加。致而自至也。以氣統言。謂之天。以人皆限。下此氣。統謂之命。

增說說然不但禹益之事為出。天下也。官室高樓之事。而與論之。彼匹夫而有天下者。其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若堯舜。以屬之。若故仲尼離德不啻舜禹。而無堯舜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也。天也。匹夫節引起伊尹三節。發明之。未引孔子。以為証。大意。重在益不有天下之故。上還。不重益。又重在禹。非存存于。上亦不重禹。又重在天。不廢繼世之賢。上。蒙引伊尹相湯。周公不有天下。二段。不過申明下繼世一條。

增說說若夫存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若何也。蓋天之意。嘗在于繼世耳。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棄必大惡。若桀紂者。非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故益與伊尹。周公。雖存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下。是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皆天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重在存德。嗣業。即不輕廢。意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興。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增說說以伊尹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伐桀。以王天下。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而太甲顛覆乎湯之典刑。伊尹於是因諒陰之制。而放之于桐三年。欲其頹乃祖之墓。而與思也。太甲乃悔過。自怨。以懲其已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故伊尹復袞冕迎歸于亳。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天意已屬太甲。則丙壬之四年二年。天若或促之也。其三年聽訓者。天若或啟之也。句。句。要。見。天與太甲。意。放之者。欲其悔過也。必于桐。若欲其頹湯墓。而與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處仁遷義。即自艾之。寔兼存心處事。太甲能改而為賢。則天亦不廢之矣。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知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况賢如啟者乎。

增說說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猶益之于夏。有啟伊尹之于殷。有太甲故也。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合上節。詳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以天意在繼世之太甲。成王。知伊尹愈知益矣。按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舉周公本以証益也。亦不妨復即益以証周公。知周公之不有天下。而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反覆見繼世有賢君。而為相者。必無得天下之理。

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

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周公之



寡矣。孔子有言曰：唐虞禪夏，殷周繼述，雖不同，其義一也。皆以奉天命而已矣。况乎此言，又何疑于傳子而謂之德衰哉。○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繼禪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應。禪繼須抑揚言之，勿平對。繼合于禪，可見繼之心不殊于禪之心也。義一言皆奉行天意，均之無私。

全首參蒙引。○此章見聖賢出處之正，以樂堯舜之道，何為主，而正已正天下，乃該一章之大旨，非其義以下詳。以堯舜之道，正已幡然三節，詳以堯舜之道，正天下。吾未聞二節，承上意，所以正天下，由于正已必無辱已之事，未復引書以証其伐夏救民之事，益見非辱已者之所能為也。

序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宰割烹調之事，要求商湯，相以致干，有諸。○大全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于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權，推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割烹要湯，蓋言身為庖人，因論割烹而論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

字孟子曰：人言非理，伊尹所為不然。蓋伊尹未仕之先，原躬耕于有莘之野，而誦詩讀書，以愛樂堯舜之道焉。遇安于貧，志得其正，盛德大業，皆本于此。設當其時，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大而祿之以天下，弗屑為也。繫馬有干駟，弗屑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小而一介，不以與人，傷惠一介，不以取諸人，傷廉。其樂道之真，無往或苟如此。○大全朱子曰：義道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于駟，極其多，火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

小而遺大，故必其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存疑此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按此節，知伊樂堯舜之道，是定的。况下述尹自言，可見其于駟一介，則孟子即其樂道而想見其行，該當如此。非有事迹也。○堯舜之道，即精一之道，危微之訓是也。樂有心契神交，意下醉受，取于即樂道中，作至大者人所易會。今亦弗顧弗視，至細者人所易忽，今亦必不傷惠傷廉，上只說堯舜之道，而又添出義字來，蓋道之空處，即為義，故不可以非義。非道對言，當云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其弗視弗顧處，正從堯舜授受之意，反証得來，而又精之于一介者，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必一介不苟，始完全得個道義，見為樂道之至耳。○大全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道，則有不合處，道是依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序及湯慕其樂道，使人以幣聘之，則曰：吾人出處審乎已，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其意若獨處賦畝之中，而無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說個聘字，便與字相反，豈意教語，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豈意然曰不作，托詞以見其意之誠否。蓋尹之樂道，乃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故自重如此。序湯三使往聘之，則必欲行其道矣。既而幡然改其前言曰：吾人出處又關於世與我終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

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德言周公所以不存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繼述，其

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繼述，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一介，草芥之末，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湯使人以幣聘之，賢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蓋五高反。又戶驕反。○驕，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上下君民間堯舜之道。于吾身親見之。于今日也哉。○幡然。亦非因湯賜而易初。蓋度湯可以為堯舜而已。道必可行于湯。金是為道。而出其為。下應聘也。○三豎若字甚緊。下一項。又據承上二項。○麟士按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言實事之別。

序。蓋以天之生此民也。知竟同具。而先後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竟夫後知。先覺此理者。竟夫後竟也。予於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為先覺者也。豈容負天之意。予將以斯堯舜之意。所固有者。竟斯民之所未竟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深。而悟者亦何賴。雖為予受其責哉。此今日存不得不出者。以此。○言天以覺民之任付我。正申明所以應聘之意。緊接上文。知是全休。竟乃知之先。幾良知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知字淺。故屬事之所當然。覺字深。故屬理之所以然。

纂存疑。卽尹之言。推其心思。舉天下之民。皆已同胸。必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之分盡。但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卽若已寔推而納之溝中。其情不能安。義不容。故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代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被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

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王規濤曰。思天下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摠為下辱已以正天下一句張本。

纂存疑。伐夏救民。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已甚矣。吾未聞枉其在已。而能正人者也。况乎卑污苟賤。為辱已之事。更甚于枉已矣。而能正天下。又不止于正人乎。決無是理也。夫九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求仕之先。或遠而隱。或近而見。其既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去者。潔身而己矣。身之不去者。亦道有可就。而非徇利。而汚已也。要歸于潔其身而已矣。身之不去。何為聖人。而獨可汚尹以要湯之事乎。○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與我處敵敵之中。一條。是伊尹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卽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至是無割烹要湯之意。方纔說出。然卽上三條。自任處視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按辱已自然指割烹事。然而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說出。無割烹要湯之語。仍未說出。蓋自耕莘至此。節節句句。可證明無割烹要湯。而寔無一節一句。可說明無割烹要湯。何也。其明說無割烹要湯。却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二句。方將上文疊疊而來。若一畏結。盡蓋文字收拾得力之妙如此。○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亦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要分輕重。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

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

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

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覺後知。後覺知。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

覺。謂我乃天生此民。甲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乃彼

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育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皆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王侏衡

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孟子

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

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

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已而

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

同。道。遠。如字。



序即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因而致幣聘亦惟樂堯舜之道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王現濤曰尹有堯舜之道湯不得不來求之便是要此借要字言其致湯之求

遂說夫伊尹固無割烹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現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于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于亳都也現伊尹之言理明義正如此會謂辱已要君者而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于誣聖人也

全吉合泰○此章見聖人所主之不苟重義命二字首節因其疑聖人之苟主而斥其誣二節舉處常之事以見其不苟所主重進禮退義三節更進一步見處變尚且不苟而處常可知末節舉聖人之法見其必無苟主之理

增淺說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為難疽者於齊王齊君近狎之人為侍人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孔子所為不然也好事者為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已也

增淺說吾現孔子于衛主于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讎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為也而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以義不難退也蓋禮義盡其在我也至于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也坎將廢也坎曰有命耳孔子之為孔子如此而主難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也於平日之言行安在也○子路以告者亦非欲附勢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前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進以禮審而後進也退以義當退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不必補禮字

遂說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昔孔子道大莫容由是不悅于魯于衛而去之宋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厄難猶主于皆為宋司城之官名貞子者今為陳侯各周者之臣之家即處變不苟如此况乎日乎○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誦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孫疏司城在司寇之上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中也○大全蔡氏曰司城

也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

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

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

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

無道由我始○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其事於亳也

癰疽於齊王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餘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

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

言生事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讎○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

要平

要平

要平

要平

要平

要平

要平



雖宋官各此時必奔陳故仕為陳侯周臣曰臣明非難道侍人之  
流也○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進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宋與弟子相失遂至陳至于  
司城貞子家歲餘

增淺說要而言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故吾聞觀近臣之為人何  
如于其為遠人之至或君子欬或小人欬而近臣可知矣規遠臣  
之為人於其所主近臣之人或君子欬或小人欬而遠臣可知矣  
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至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  
孔子若是孔子必不至癰疽瘠環矣好事何容誣哉○吾聞二句  
泛說觀人之法以其所為至者看也為何等人之至也以其所主  
者看他至何等人之家也○註中類字最妙以規近臣之法推之  
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規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  
必不至侍人癰疽侍人

全言秦摘訓○自鬻于魯之一事其有無不可考只據去處入秦  
見其賢智斷其必不至于王也○中節只敘事末節方是斷語自晉  
人以至宮之奇諫搃見虞君驕貨悞諫起百里奚不諫一句而自  
里奚不諫一句又起下解與時也

序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  
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信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百里奚  
所為不然乃好事者為之以借口也○孫疏史記云晉獻公既  
百里奚以為秦穆公賸于秦奚亡秦走宛楚御人執之穆公聞奚  
賢欲重贖之恐楚人為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穆公乃

釋其囚殺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序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嘗仕于虞時晉人以垂棘之璧屈  
產之乘求假道于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  
而不諫○注百里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是弔下文語此節只  
叙勿議且勿出

纂家引夫百里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虞公不可諫也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  
以食牛于秦秦身之為汚也尚可謂之智乎然則其不可諫而遂  
不諫識語默之密也可謂不智乎其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  
見幾之哲也不可謂不智也及去秦時有舉于秦者知穆公之可

三五二 卷之三 一四

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  
雉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  
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  
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  
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  
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至觀  
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至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  
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  
所為主與其所主  
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  
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  
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  
因以于秦  
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  
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  
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號皆國名  
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  
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作  
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  
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  
不諫而  
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  
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樂音  
向商  
去聲  
頹音  
聲  
難去  
聲  
朝音  
漸  
聲  
要平  
聲  
食音  
嗣好



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擇主之明也可謂不智乎以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為汚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霸顯其君于天下而勞聲令聞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決是賢矣既賢者則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即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不為而謂賢如奚者而肯為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知矣○自知真公之不可諫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相秦至末凡二段則重在下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按此極是蓋首一段統下三段俱有之矣其二段則申首段中不可諫三段則申首段中知真公四段則申首段中去之秦也○不知此看則下三段贅矣○言奚智首段則辨知食牛為汚故曰重首段之奚賢下段又辨不自鬻以干主故曰重下段皆確論也○知此知處知與三段平看○相君一段昂起以存其案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汚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

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處上聲去聲

全章說統○此章前五節歷叙群聖而斷其異端重聖之時一句後明孔子之所以異端重聖上○序孟子歷叙群聖曰古有伯夷者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若橫暴之政之所由橫暴之民之所止不忍居其地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立亦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若將浼已也當紂之時天下皆惡君民皆非朝野皆橫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伯夷之不降志不辱身如此故後世聞伯夷之遺風者雖頑會者皆化而為廉辨懦弱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焉矣○大全蔡氏曰首二句是身之所棲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三句是所居不苟以處常言次三句是所處不苟以處暫言當紂之三句則微其質于當時聞風三句則表其風于後世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通節俱形容一清意且空含蓄不可露下三節彼此

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處上聲



序古伊尹者嘗曰何所事而非吾之君何所使而非吾之民其言如此故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以為君為民焉又嘗自明其任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具事君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而為天生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不容負天之托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被堯舜遂生後性之澤者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以陷之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然也○大參蔡氏曰首二句伊尹之言次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也語意相承總見任意要含說

序古有柳下惠者不以汚君為羞而事之不以小官為卑而辭之其進而事汚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以其直道雖人遺佚之而不怨雖身處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其中油油然自得而不忍去也其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祖禘祫禘禘于我之側亦爾之無恥耳焉能免于我哉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隘之夫亦化而有寬人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性而莫不興起者矣○大參蔡氏曰首六句是事之和平次六句是處眾之極末三句則亦表其風下後世也鄙寬以量言溥敦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亦總見極意要含說

則若占孔子道不行于景公而去齊也則接浙而行至植子女樂之受而去魯也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為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忽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凡其或速也非失之急也或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滯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為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休為榮可以仕而仕此孔子之行也○大參蔡氏曰此舉去齊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也○以字是時因字便是因時曰孔子也便見三聖則不可以語此之意○蒙引曰遲遲吾行蓋因子路發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陳氏曰伊尹道行于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于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及言之矣

則若占孔子道不行于景公而去齊也則接浙而行至植子女樂之受而去魯也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為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忽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凡其或速也非失之急也或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滯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為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休為榮可以仕而仕此孔子之行也○大參蔡氏曰此舉去齊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也○以字是時因字便是因時曰孔子也便見三聖則不可以語此之意○蒙引曰遲遲吾行蓋因子路發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陳氏曰伊尹道行于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于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及言之矣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伊尹曰何事非君何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夫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祫禘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溥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浙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潰米水也潰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見音

推音

音

但音

音

音

音



字雖重其所同也。四人分別處全在下四字評定。故清任和時字尤重。當着力讀。○聖之清與清之聖語意大別。今人只講得清之聖非聖之清。聖之清。猶云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下做此。

纂存疑夫清任和為聖之偏。而時則聖之全。全者盛德渾淪。合羣聖于一身。孔子之謂集大成而非小成也。夫衆有八音。獨奏一音。自為聲。自為振。是為小成。集大成也者。當其未作。則金以聲之而既作之後。則金以振之也。金聲也者。欲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始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衆音既作。臨畢擊一聲。特磨以收之。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終衆音之條理也。始條理者。孔子智之事也。究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弘起。進行猶是也。終條理者。孔子聖之事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製成就地。是行所以收煞。這知亦猶是也。○此二節俱於明時字之妙。非時之外。又有智聖也。集大成。承上三節說來。惟其時之渾然中。自能包得。非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也。○大成二字。本說集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條理者。自倫序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祈衆理下焉。釐終條理者。備衆理于一貫。○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請誦之別。○智是主而知之。子清任和之理無不照應之在。故猶與之始條理。聖是安而行之。子清任和之理無不體之在。故猶與之終條理。○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製處也。智與聖是已成各日知行。是用功各日。○智字以補全意。聖字要見全体意。方與三

子一偏之聖相照。○按此節次第。首句是因哲孔子而用大成字。面下遂就樂之大成。而以金聲玉振釋之。又就金聲玉振。而以始條理終條理明之。又因始終條理而復挽到孔子智聖。每見時又于金聲玉振之也。及始條理也。終條理也。題內俱夾入清任和講。難免凌雜之病。○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天成而逗出智聖。由智聖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于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

纂存疑夫智之事。取而譬之則巧也。聖之事。取而譬之則力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者。非聖也。智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乎的者。力也。其中乎的者。非力也。巧也。此孔子之所以異乎三子也。○此是以射之中之譬聖人之全德。射之由的由手巧。聖人之全德。由手智。見得智重于聖。孔子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尚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理是說孔子之兼全眾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眾理處。註自明白。○大全問其至力。其中非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于言外。○按朱子云。不是無智。是知處偏。即大註知有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兼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也。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肅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見音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也。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肅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見音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入聲



安得兼有孔子之智耳。○由射之由與統通已說管而又說統者上文射字未出也。○上節聖智平說此說智管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出聖由于智。

全旨參翼註。○通章是近周室班爵祿之畧不可用詳字。要以天子爲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于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于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于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度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序北宮錡見當時爵祿之無其制問曰周室之初其班爵與祿也如之何。

序孟子曰初制甚詳固不可得聞也。蓋其詳載于典籍當今諸侯所爲僭竊兼併惡班爵與祿之制有害于已也。而皆去其典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軻也亦嘗聞其大畧也。

纂孫疏以班爵之畧言之。天下之大統于一故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一位至于分理庶邦有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一位斥候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一位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一位子字也。字券也。其德足以券人者曰子。男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曰男。則同一位。凡五等也。一國之中統于尊故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一位至于共理國事有知進退而道上達者

卿也一位有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一位有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六等通于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存疑五等通于天下。專自爲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通于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

纂孫疏以班祿之畧言之。祿出于地。祿有厚薄則地有多寡。天子尊于諸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千里則無以待諸侯。故也。公侯卑于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藉故也。伯又卑于諸侯。故其地之廣七十里。子男又卑于伯。故其地之廣五十里。凡此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端于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于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于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各通則謂之附庸。○祿視爵以爲等。班祿以地制言者。祿出于地也。合上節天子二字。俱要提起來。○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即述職意也。○天子千里。諸侯皆自百里以下。此有強弱弱核居重。駁輕之意。

序天子制地固已十倍于侯。封其爲天子卿則所受之地百里。與侯同。天子大夫所受之地七十里。與伯同。天子元士所受之地五十里。與子男同。以王官之祿。此藩封之君。固居重。駁輕之勢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大金蔡氏曰。內臣受地視外諸侯重。王臣以尊天子也。纂趙註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君子倍于卿。卿之祿居子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四倍于大夫。大夫祿居于卿祿四分之一。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功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

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各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一也。大夫一倍于上士。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上士倍于中士。中士祿居上士二分之一。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祿居中士二分之一也。下士許庶人在官者與同祿。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也不得祿以祿代耕也。○孫疏王制大國二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蒙引註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云云。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存疑大國以下三條。雖君子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于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麟士按周禮註疏。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掌夫八職。五日麻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登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讀禮疑詁又云。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之內。一等而中士之祿。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云云。此非指下士也。蓋伯衛公官之諸公族與夫國李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差。徒如今承差。其知門閭之直皆於公署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餽。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煩簡。人有優窳。所養所教。空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按存疑及此。即知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一。一本正說而大文云。君子

卿祿庶人在官使亦得與下士同祿。本正說而大文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是通節皆倒裝法也。

序伯為次國。其地方五十里。君子倍于卿祿。卿之祿居于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三倍于大夫。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大夫倍于上士。云耕也。○大金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引可殺者。掛有餘之義。不可殺者。不足之義。

序子男為小國。其地方五十里。君子十卿祿。卿之祿居于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二大夫。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大夫倍上上云云耕也。

蔡存疑祿取代耕其數亦有不等。彼耕者所獲之田。每一夫得百畝。如佃田百畝而加之糞。糞多者力勤。是為上農。夫其所收多。可以食九人。上農夫可食八人。中農夫可食七人。中次農夫可食六人。下等農夫可食五人。其收漸薄。其所養漸少也。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以是為差。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食因。以糞也。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祿因。以別也。合而觀之。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而君畧記其大綱。有如此。○蔡說統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各分。莫然不可好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裁

方百里。君子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子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子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甲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中農夫食七人。中次農夫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然不可備也。視天子之臣，尚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之附也。在官代祿之者，亦天子之附也。周制之內外相駁，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此章言封建而未微及于井田，井田封建相為維持，故祿券耕食相為參酌。

全旨恭說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個友德而不可挾友其德也」一句，是通章大綱，而未節尊賢貴貴並言，正以見尊賢之義。同于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四節，以古之不挾貴者立個尊賢樣，子不必分優劣。

纂趙詞萬章問曰：敢問朋友之道。孟子曰：友之誠敬，必不挾已年長不挾已貴勢，不挾已之兄弟有富貴者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友其人之德也。天下無有加于德者，不可以挾也。○大金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誠者必不與之交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兄弟以勢言，如高門問題之類。○長貴兄弟皆不可挾，而挾貴為甚，故中四節專明不挾貴之意。

序不親，諸古人之交友，平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子曰：樂正喪。一日收仲，其餘三人，則予偶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交友也，以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助心于勢利無獻子之家者，也，借使此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獻子方且遠之，則不與之友矣。此獻子之德而友，而曰乘之貴，非所挾也。○大

全蔡氏曰：此獻子不挾大夫之貴也。獻子所重五人者，在于忘人之勢，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矣。○王觀濤曰：不重在五人能忘人之勢，只重在獻子樂與忘已之勢者友，便見能自忘其勢。

序非惟百乘之家大夫為然也。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者，亦有之。費邑惠公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則師事之矣。吾於顏般之次賢，則友資之矣。若王順長息，則非師非友而事我者也。○惠公之言，雖之可見其所友以德，而小國之貴非所挾也。○蒙引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師友摠是友德，不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踞于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然當輕帶分說壞。

序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其不挾也，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造其廬，必唐入云。公則入唐坐云。公則坐唐食云。公則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之至薄，未嘗不飽。蓋敬唐之命，不敢不飽也。其尊之可謂至矣。然惜乎其終于此而已矣。

以是為羞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個田百畝，加以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焉，樂正喪收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君則人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茂音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君則人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君則人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君則人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君則人



弗與共天位以官之也弗與治天職以任之也弗與食天祿以奉之也是士人無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有國者之尊賢也乃其意固相存德而友之而無所核也○大金真西山曰天位所以官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必使治天民者也平公皆弗身其之特虛尊之而已豈王公尊賢之道哉○蔡氏曰不敢不飽以上稱平公之不核以下斷其所未至亦因而示人以王公尊賢之則耳非賤平公也

序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于舜者昔舜自歷山而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為甥館于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因爲賓而堯爲主其饗舜也是堯若爲賓而舜爲主夫交迭爲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夫之德也此真不核之至又不獨大國之君爲然也○大金蔡氏曰此節只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道之極非是承上說王公之尊賢也○館貳室是接過之盛亦饗舜是款洽之殷迭爲賓主重堯爲主而舜爲賓

序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德有道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德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尊賢當貴而貴之賢當尊而尊之其爲義之宜一也奈何世之人但知有貴而不知有尊哉此友道之所由日替也○大金蔡氏曰此總結上四節而斷其同歸于義尊尊賢上賢即德也○玉現濤曰論名分下當敬上論道德上當敬下作文只以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意發相便合友德章旨

全首泰蒙引○萬章音貴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爲可卻孟子弟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爲可受不知不卻而受此妄曲以爲行道之非即孔子因微較之心而仕際可公泰之意也○通章以表爲主以孔子爲義之折衷

大金萬章問曰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授如此者何心也孟子曰所以表見其恭也○交際即暗指請侯下交說恭字有慕道意○達說恭也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之交而爲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個恭字便是當受矣

劇章曰交際因爲恭矣有受亦有辭者人之常乃卻之卻之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尊者有賜于我而必編計其賜之所從來曰其所以取此物者合于義乎抑不義乎而後乃受之是未免刻薄之意都其物而輕其人也以是爲不恭故弗卻其賜也○卻之卻之卻之堅也味四字語意即有不恭意○何哉言却之亦是廉以持已何故便道是不恭○而後受之下今個却意故曰以是爲不恭証不然則却之正補其意○尊者賜之以下曰字是受餽者心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之食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

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

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

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尙上也舜

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日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

上敬下謂之尊尊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

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

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誑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

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交接也曰卻之卻

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

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

也



發註之意與下節以心卻之曰字一樣看但是設為窮計之詞  
增說章曰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直以心隱然卻之心度之曰  
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托他辭以無受則  
在我無不義之污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其交也以  
道而非出于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有簡斯孔子亦受之矣  
何以却為哉○達說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其交也二  
句一章斷案已括于此

刑章曰若不問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禦人于國門之外  
者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亦以禮斯可受其禦人所得之物與孟  
子曰不可康誥有言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于以齊其  
貨物頑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敬怨之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之  
者也如之何其受之乎○大全問殷受十四字趙氏謂此誅禦之  
法三代相受不待辭說今日猶為嚴惡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其可

受烈明也此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甚妥○達說不  
可是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此節輕引起下節

序章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于民也橫暴不義而猶  
夫禦也苟善其外之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以  
諸侯之取而比之禦未免太甚予以為今日設有王者作明正典  
刑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其先教戒之終不改過而後

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受此物者  
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  
御之矣所以卻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之為不恭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  
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

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飛交以道如  
餽饋問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

敬之節孔子受之如  
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

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

凡民罔不敬怨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聲敬書作愬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  
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

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  
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

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各越顛越也今書  
閔作愬無凡民二字愬怨也言殺人而顛越

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  
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

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  
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

意其直為衍字耳然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  
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誅之乎。若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之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謂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亦盜也。乃充不義之類。至于極精極微。義之盡頭更無去處。見為取非有之小。與禦之不義之大均之。有害于義。非便以為真盜也。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相與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從俗而獵較。夫獵較亦取物之不以禮者。尚猶可從而况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達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五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其于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獵較是爭競以取之者。受賜是揖讓以取之者。故取以相形。一曰孔子受之一曰獵較。猶可見。受之義當以孔子為宗。○孔子亦獵較。只不禁止之非身自為之也。

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向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

夫音扶

淺說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不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事道也。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為之乎。孟子曰。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弊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皆同于俗而不違也。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耳。何不遠去。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蓋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君道之端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其以未嘗終三年留于一國也。○器如太廟邊豆各十二。羣廟各八之類。是如籩豆實之實。四方指魯國四境言。○為之兆也。就簿書推開說。蓋所正在簿書而其心之欲正者。不止于具。至道也。東周皆兆朕于此。○兆足以行矣。四句玩而後字。要見不得已而去其志。志于事道者。未嘗忘也。未向不專指去魯說。○至現清曰。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緊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于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教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不知是

夫音扶



淺說大抵孔子之仕未嘗苟也。有見其道可行而仕者，有接遇以禮而仕者，有國君恭賢而仕者，於季桓子時為司寇，權相于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于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于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槩有此三者，亦何嘗為已甚哉。○重見行可三句，而三句又重見行可一句，總發明孔子事道之心。○大全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可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際可，公養亦其萬一行道處以足行可之意。○或問孔子本仕于定公，而言于季桓子何也。朱子曰：桓子寔執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語類紹聞編獨不然之其說曰：此蓋言孔子道行于桓子也。○桓子而能革心以聽夫子，是聖人。于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願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之兆之心也。若徒曰：際可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于衛之心哉。○此中辭受進退四字，不必並重重在辭受二字，蓋此節言行可之仕，不過即獵較以明受餽之意，而際可公養正與其交也。以道三句，相發明也。

全旨合參○此章為當時居尊富而不行道者發，故以為貧而仕之不苟，祿者以形容其可耻也。大意以行道為主，然為貧而仕，亦不可不察也。

定擇其職之易稱者，而盡其職，如孔子為委吏為乘田，雖為貧而仕，亦未嘗不盡其職，况居高位，立人朝，而不以行道為心，寧不可耻耶。  
序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于君民國家之大，非徒為貧之故也。而有時乎志達遇否，不得已而為貧，如娶妻原非徒為養之故也，而有時乎不得已而為養。○仕非為貧也，句，空重看時，言下，行道意，特未露出，有時乎為貧亦出于不得已之故耳，則其非為貧也可見。○下二句，作說輕。  
序為貧而仕者，既為邀一職以資其升斗，已耳，當辭尊之尊，而居于卑，辭祿之厚，而居于薄，乃是其初心也。○此貧字與上貧字，雖上是家貧，此是祿薄。  
序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如何者，為所空子，則如抱關擊柝之類，其職易稱，為貧者當為之也。○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已矣，正此也。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御盜，而關之守，莫重于夜柝，夜行謂守關者夜行也。○抱關是環抱而守之意。

纂趙註：昔孔子為貧而仕，嘗為主委積倉廩之吏矣，則但曰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矣，又嘗為苑囿之吏，主畜之芻牧矣，則但曰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矣，取其卑賤職易稱也。○按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而已矣，即下不言高之意，惟取其職之稱。

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存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而於衛則兆不足以行。○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

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何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何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出處之正，故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而亦不可以苟祿，故為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空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吏

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存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而於衛則兆不足以行。○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何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何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出處之正，故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而亦不可以苟祿，故為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空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吏







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之而無受敬之意也蓋自是終  
公悔悟不復令臺膏來致餽也夫君誠悅賢必能養又能舉若  
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此可見  
可常繼而繼亦必以禮也○大金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  
言然君待士則有養士之禮焉終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禮  
以勞之非禮也○蔡氏曰此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麟  
士按于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則看出君子思不斃餽固未已耳  
○按子思不悅自是為使已僕僕不亟拜也句地○臺無餽雖是  
悔悟却又并廢其禮是謂不能養也

纂註章意。承餽既不可無。餽又不可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始有餽以君命將之。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以  
禮相重也。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繼其肉。將  
盡復送。不復以君命將之。欲使賢者不斃。以敬所以優之也。彼子  
思所以非繼公者。以為鼎肉救餽使已僕僕不有致拜之勞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故不受也。○大金蔡氏曰此言餽之繼不以君命

將之乃可愛也○子思以為三句是推賞時却餽之意

纂紹周編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券之已乎賢者亦皆  
為能養而肯久居其國乎必若堯之于舜也始使其子九男事之  
且二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則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又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高位又能舉焉能養  
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蔡引加上位謂上  
相之位非天子之位○大金蔡氏曰此人君養士之標約以見士  
不遇此只命守為城之祀也

全言參羶註○通章揭發明不居諸侯之義以從見不養為  
以禮義二字作骨首節指出禮字次節指出義字後義路禮門正  
與此相應總言士之不往也往見不養何極重且君之欲見  
之也節皆明此句之義下節皆以申明此意也引下思慮人二  
段言若往見諸侯不惟有禮也且思慮反出廩人下矣求一節正言  
聖人禮義之中正蓋臣以應召為禮義士以應召為非禮非義也  
纂序章章以敢問上之不見諸侯何也孟子曰率土皆臣士在國  
都者曰市井之臣在野者曰草莽之臣雖各異而實未嘗不皆  
請於人庶人不傳質仕而為臣不敢見于諸侯此守度人之分  
之祀也○不見燕味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二義○以德曰士以  
無位曰庶人○孫疏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公孤執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嚮稽首  
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之蓋  
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  
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  
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  
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  
之犬馬畜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  
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  
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  
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  
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  
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  
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  
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  
盡之而後世  
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  
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  
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  
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  
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  
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  
之犬馬畜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  
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  
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  
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  
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標表 九首 聲 合平 聲 下 能 本 也 字







纂蒙引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又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乎不賢人之招是不以禮者也乃以之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此所以不往見諸侯也○蒙引自蒙公處見至而况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上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上之不可往見諸侯也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看○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矣曰不賢人之招○蔡氏曰豈不敢往是過其分不可往是極其節

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虞有事也故以是傳去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析羽而注於旂于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人之招也以上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大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豈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矚石也言其平也矢

趙註萬章曰孔子聞君命召則不俟駕車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孟子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名召之召不得不趨應也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章非其疑孔子不合于禮義乃終疑不往見之爲未是○大全輔氏曰當仕有官職則非草莽市井之臣以其官召之則非爲其多聞與賢孔子之往所以敬君之命是即禮義而已矣蓋爲士則以不起召爲禮義居任則以赴召爲禮義

言其且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意最爲詳悉更合陳氏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



讀古人之書。因言以求其心也。然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也。由乎千載之下。如身生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子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左是尚友也。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誦得商周之詩。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而亦何以盡友善之量哉。子勉之矣。○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此節首句為一章真血脉。蓋善量無窮。而友善之量亦無窮。故愈進愈見不足。○大全蔡氏曰。此節重論世而知其人。上詩書非必其人自者。凡歌詠記載其事者。皆是尚論。即在詩書上論。但不徒口頭誦讀。直以心相論。他當其所處地位。而以合之于其所行事。則得其人。且得其心。是上而與古人相友也。○如論當平世便好。顏子之樂。若我遊于千百世之上。而與古人相契于一堂。非上交而何。全曰。泰說統。○此是論為卿之道。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己受善之心。○序齊宣王問設卿之意。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不同。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疎遠而為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貴戚之卿。與國安危。君有大過則諫。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易其位。而更立賢者以代之。蓋為祖宗重民社也。○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推為宗社之誼。

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若其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

序王問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

引孟子處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理對。

序士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以義而合。君有過則諫。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去。義不容留也。卿之不同如此。有國者。其自勉于無過。以與卿相與有成。而可哉。○反覆之。而三句最重。反覆者。積誠感動。極力扶持。直到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反覆苦心。而一諫奉責。極諫去。則又卿之咎也。

而至於。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

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糾。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三



